



# 世界文學名著

## 黑暗之勢力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THE POWER  
OF DARKNESS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KĒNG TSI CHIH



世界文學名著

黑暗之勢力

## 敘

黑暗之勢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 是農民戲曲中最重要者之一；不僅是高出於俄國的一切文學，也是高出於世界的一切文學——關於農民的文學，以彼塞姆斯基 (Pisemsky) 與巴特金 (Potekhin) 二人的著作與之相較，實有以石比玉，闐然無色之慨。

黑暗之勢力之脫稿，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那個時候，正是托爾斯泰大徹大悟，捐棄一切文學作品不為，而注全力於通俗教育，做了許多關於宗教的，或道德的作品的時候。通俗的著作，在一千八百六十年至六十二年之間，托爾斯泰在他本鄉波拉拿從事於教育事業時，即已注意為之。這個時候，則專從事於短篇小說與通俗的故事，不如那時候之專做叢書與論文。然而他這種道德的，教訓的故事，都是沒有什麼藝術上的價值的。自這個農民的戲曲，黑暗之勢力出，始完全把他們壓倒，復恢復托爾斯泰的文學的能力——



雖然這本戲曲也是以教訓道德爲宗旨，在他的含教訓的，大徹大悟後的著作裏，這本戲曲可算是最有藝術上的價值的了。

托爾斯泰從前沒有著過劇本，黑暗之勢力可算是他『破題兒第一遭』的劇本的著作；並且他著這本戲曲的時候，他還是久病新愈，以久病新愈的人著手於素未從事的工作，而能把他做得這樣好，有這樣的永久的藝術的價值，他的文學的天才，真可以使人崇拜到極頂。查理薩洛利亞 (Charles Salora) 說：『黑暗之勢力是托爾斯泰初學做戲曲時的著作。戲曲本是最難的文學，且非專門久練，不能出色，他初次試爲，卽成如此的傑作，此已足以驚人。況作者又在大病垂死新起之時，而行此試驗，竟大告成功，尤足以見他的「神妙莫測」呀！』這種批評，實可以代表許多批評家的意見。

這個劇本是描寫鄉間一個富農的家庭的事實的。敍來極爲悲慘，我們讀了，差不多都是要下淚的。第一幕敍富農彼得病於家中，不能做事，他的第二妻阿尼西與他的長工尼其泰有私，尼其泰的母親瑪德鄰教阿尼西殺害彼得，並以藥粉——殺死的毒藥粉

——與之。第二幕彼彼得將死，欲以所積蓄的金錢給他的妹妹阿尼西與瑪德鄰，急藥殺之。乘其彼彼得的妹未至，搜得其金。第三幕彼阿尼西已嫁尼其泰。尼其泰又與彼彼得第一妻所生之女阿庫林私家庭之中，終日鬩閫。尼其泰的父親阿奇姆偶來其家，見此境象，大爲不安。大呼『你記着！靈魂是要緊的。』一句話而去。第四幕彼阿尼西迫尼其泰娶阿庫林。阿庫林時適生子阿尼西與瑪德鄰。又迫尼其泰奪其子，活埋之於地窟中。第五幕分兩段。第一段彼阿庫林行婚禮之時，尼其泰不勝其良心之懺責，躲避於外，不來祝福。第二段彼衆人強迫尼其泰進去。尼其泰因當衆宣布所有已往的事，承認彼彼得是他害死的，阿庫林也曾與他有私等事，在十字架前吐自懺的悲音。警卒聞之，遂捕之下獄。

其事實大略如此。

他的結束歸到宗教的懺悔，實是一部宗教的戲劇。馬德同許多批評家都說托爾斯泰老年的著作，其中道學的分，獨占優勢，和他早年的著作不同。這些話可以拿這本戲來證明他。但他雖是一部宗教的戲劇，卻與別的宗教的作品不同。別的宗教的作品，都專

就主觀一方面寫，滿紙充塞着宗教的訓條與教旨，看起來非常的討厭。就是彭揚的天路歷程也免不了這種缺點，獨這本戲則不然。他處處的描寫農民生活的黑暗的情形；雖偶有一二句宗教的話雜於其間，但讀者卻絕不覺得他是宗教的作品，祇以他爲爲描寫農民生活之黑暗的景像的淋漓痛快的著作而已。直至結束，把這個意思點出，大家纔知道他是一部宗教的戲劇。所以讀者都感得非常的興趣，而不覺有什麼討厭的地方。

除了宗教的思想以外，托爾斯泰的尊勞主義，人道主義，及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見，也都有在這本戲裏點出。

阿奇姆在第三幕裏對尼其泰所講的話，可以表現出勞工神聖的精神來。農民作工雖苦，但精神上卻非常的快樂。閒居而酗酒的事，祇是『沒味，沒味』而已。

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也借阿奇姆口說出來。『可是上帝是讓我們作工的，你卻把錢放在銀行裏，自己舒舒服服的睡着，到時候取不應取的錢，這真是不合天理的事情』這幾句話真把資本家，坐食而不做工的人罵盡了。

至於人道的情感，則這本戲裏更到處充塞着了。第二幕中記彼得將死時之言，及尼其泰之不忍的心腸，我讀之幾欲哭出。第四幕中記尼其泰活埋其子時的慘狀，更爲不忍卒讀。托爾斯泰用這種無抵抗的態度，來描寫這些殘忍的事實，使人讀之，自然的會生出弱者的同情心來。他的藝術，真是極高了。

托爾斯泰與農民相處的時候很久，所以這本戲裏所敘的農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習慣，思想，乃至他們說話的口吻，都描寫得活潑如真，一些沒有虛造，或差誤的地方。他的藝術上的價值之高，這一層也是一個原因。

關於這一篇戲，還有一段可記的事，就是這本戲編成後，已經檢閱官的通過，可以出演於劇臺。他就與帝國劇場的主任商量，想把這本戲排演。他們答應了。一面登出廣告，一面預備佈景，叫伶人演習。正在這個時候，俄國的政府忽又下一道命令，不准他們演這本戲。以後雖然終得見之戲臺上，然已隔了好些年之久了。俄國當時的政治上的『黑暗之勢力』，真是偉大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鄭振鐸



## 第一幕

### 第一幕人物

彼得 一個有錢的鄉下人，年四十二，娶過兩次妻，多病。

阿尼西 他的妻子，三十一歲，性喜妝飾。

阿庫林 彼得前妻所生的女兒，十六歲，聽官不很方便，帶着一點傻氣。

阿奴特加 第二個女兒，十歲。

尼其泰 他們的長工，二十五歲，也喜歡修飾。

阿奇姆 尼其泰的父親，年五十，是一個貌陋的，並且怕上帝的鄉人。

瑪德鄰 阿奇姆的妻子，五十歲。

馬林 孤女

此幕發生於秋日大村裏。舞臺上佈彼得家的廣屋。彼得坐在坑上修理套包子。阿尼西

和阿庫林一塊兒縫衣，嘴裏唱着不一致的聲音。

彼得（自窗中外望）馬又跑了，你們看，要把馬駒弄死了。尼其泰喂，尼其泰真聾了！（又聽了一會，向婦女）你們也真是——一點都聽不見。

尼其泰（在門外）什麼。

彼得 快去趕馬去。

尼其泰的聲音 我就去趕是了。

彼得（搖頭）這些底下人祇要我強健着，我一世也不去用這些人。他們全是一鼻孔出氣的……（起而又坐）尼其泰……也不理人。你們中間誰快去。阿庫林，你去罷。

阿庫林 是趕馬麼？

彼得 那麼是什麼？

阿庫林 就去了。（出）

彼得 唉，這些婦女全是不整理家務的。

阿尼西 你自己有了病——整天從坑上爬到椅子上，倒要催着人。

彼得 我並不催你，一年到頭家裏也找不到你。唉！這些人！

阿尼西 有十件事情在手下要辦，嘴裏卻不住的罵，躺在牀上這樣吩咐，是很容易的。

彼得（嘆氣）唉！這樣的病纏在身上，這日子也不願過了。

（幕後阿庫林發出噓噓的聲音。一羣馬嘶着，全進了大門，門又關好。）

彼得 談話——就是他的事情實在我過不下去了。

阿尼西（怒）我也過不下去……你在那裏嘮叨。

阿庫林 好容易纔趕回來了，全是那一個青鐵色的……

彼得 尼其泰在什麼地方？

阿庫林 尼其泰在街上？

彼得 他站着做什麼事？

阿庫林 站着什麼？站在牆角那裏說話。

彼得 從他那裏也得不到什麼意思出來。他同誰說話呢？

阿庫林（沒有聽清楚） 什麼？

（彼得立刻向阿庫林搖了搖手；他（女）就坐下去縫衣。阿奴特加跑入。）

阿奴特加（向母親） 尼其泰的父親母親到這裏來，要把他兒子帶回家去。

阿尼西 說謊話麼？

阿奴特加 實在的，說謊話立刻就死（含着笑）我走過尼其泰那裏，他道：

阿娜彼得洛甫納！我們要離別了。我快要娶親，所以離開這裏。他自己就笑了。

阿尼西（對他丈夫） 你也不用嘮叨，他自己就要走了……還要說『我趕你』……

彼得 讓他走就是了，——難道別人一個都找不到麼？

阿尼西 那麼，工錢給滿了沒有……

（阿奴特加聽完了他說話，走近門那裏，就出去了。）

彼得（皺眉） 錢麼？到夏天纔做滿。



阿尼西 你固然是喜歡他去——你可以剩下麪包來了。到了冬天，讓我一個人像驢兒似的操勞。姑娘又不喜歡做事情，你卻老躺在牀上。我知道你的意思！

彼得 什麼？白白的說了一大泡話，我一句都沒有聽見。

阿尼西 滿院子的牲口，牛也不賣掉。到了冬天還要放羊去，草料和食水都不去預備，卻要把底下人先打發開了。這種男人家的工作，我是不做的！我也要像你是似的躺在牀上，什麼事都不管；怎麼願意，就怎麼辦。

彼得（對阿庫林） 去喂牲口去，到時候了，怎麼了。

阿庫林 喂牲口麼？（穿好外衣，拿着繩子）

阿尼西 我不能給你做工——我不能你自己去做罷。

彼得 得了，你爲什麼這樣着急？簡直好像一隻羊似的。

阿尼西 你自己是一隻瘋狗！你也不能够做工，你也不使人喜歡。只會吃飯，你真是一隻

瘋狗！

彼得（唾了一口痰，穿上衣服。） 唉！你！我出去看看去。（彼得出）

阿尼西（作厭惡狀） 這大鼻子壞鬼！

阿庫林 你爲什麼罵爸爸？

阿尼西 唔！你這個傻子不許說話！

阿庫林（走到門那裏去） 我知道你罵的是甚麼。你自己傻，是一隻狗。我不怕你。

阿尼西（跳起來，想找一件東西來打） 你看，我打死你。

阿庫林（開門） 你是狗，你是魔鬼。你就是這樣！魔鬼！狗！魔鬼！（遁去）

阿尼西（一人自想） 說是去結婚的。他們想的是甚麼呢？結婚！尼其泰這一定是你的

詭計，我也要想法子……我沒有他是活不了的。我不能放他走。

（尼其泰偷偷的進來，四面一望，看見阿尼西一人在那裏，就趕緊跑到他身邊去。）

尼其泰（小聲說） 呵！倒霉的事情！我父母來了，想帶我回去。實在說，就是叫我回家

娶親去。

阿尼西 你娶親，我怎樣呢？

尼其泰 就是這個緣故呢！我正打算同你把這件事情好生的商量一下，他卻讓去娶親！這有什麼法子呢？（眼稍動）你忘了麼？

阿尼西 娶親，固然是應該的……

尼其泰 你說甚麼！你看，你一定不喜歡……你怎麼樣？

阿尼西 我看你是有心棄掉我的……你既願意拆離，我也不來勉強你。這是我對你說的話。

尼其泰 阿尼西難道我會忘掉你麼！我是一世都忘不掉你的，更不願意離開你。我娶過親以後，再回到這裏，往後就不回去了。

阿尼西 你娶親是應該的事。

尼其泰 也沒有法子，——奉着父親的命令是不得不這樣。

阿尼西 你總推到父親身上去，其實全是你一個人的主意。你早就同馬林相好上了，他

也和你親密得了不得。你趕快去罷。

尼其泰 馬林！他跟我有什麼關係呢！……誰希罕着他！……

阿尼西 爲什麼你父親來呢？你叫他來的！你騙人！……（哭泣）

尼其泰 阿尼西！你信上帝不信？我做夢都沒有夢見他來。我實在一點都不知道。那全是我老子從自己腦筋裏想出來的。

阿尼西 自己不願意，誰還能把你像驢子似的拉去呢？

尼其泰 我想我實在不能夠違背我父親的命令。我本心真不願意。

阿尼西 抵抗他就完了。

尼其泰 要抵抗這樣一個老人，固然是很容易的。不過我說實話，我心裏不願這樣……

阿尼西 不過說着玩罷了，尼其泰你聽着！你固然是娶了馬林，我不知道我卻應當怎樣……要用生命來決定這件事情！我要犯罪，犯法律，也顧不得了。你一去我就要這樣辦。

……



尼其泰 我願意到那裏去？我要走，也就早走了。前幾時意溫謝美男慈還請我去當跟班的呢……不過我很願意這樣的生活！我也不去，因為我算起來，我在這邊是很好的了。假如你不愛我，那又是一件事情。

阿尼西 你記得，老頭子早晚也快要死了，我想什麼罪都能瞞得過去。只要法律上說得下來，就能當主人了。

尼其泰 你看我怎樣想？我替別人做工，彷彿爲自己做一樣。所以主人歡喜我，主母也歡喜我。至於別的婦女也要喜歡我，那並不是我怎樣招出來的——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阿尼西 那麼你到底愛我麼？

尼其泰（把阿尼西抱擁着）就是這樣，你彷彿是我自己的心肝一樣……

（瑪德鄰入，在神像上禱告了許久；尼其泰和阿尼西連忙遠遠的離開。）

瑪德鄰 我看見了什麼！沒有看見，我聽見什麼！沒有聽見，你同婦女一塊兒玩着……是什麼意思？兒子！主人在院裏問你呢。

尼其泰 我是來找斧子的。

瑪德鄰 親愛的，我知道你來找斧子的。可恨這斧子差不都老在婦女身上。

尼其泰（彎着腰，拿起斧子。） 母親，你真要我娶親麼？我想這件事情完全無用的。我真

不願意。

瑪德鄰 爲什麼娶親活着活着，這就成了老人了。親愛的，你走罷，我們所有的事情都顧慮到，也不用你說。

尼其泰 有道理，纔可以娶，要不，簡直可以不必。我實在不懂什麼意思。（出）

阿尼西 瑪德鄰，你眞想給你兒子娶親麼？

瑪德鄰 怎麼能够娶親呢？你看我們有多少財產？只聽得老兒一個人在那裏嘮叨着說：

娶親娶親，其實不過妄想罷了。燕麥裏馬不跑，惡裏找不到善，——這件事情也是這樣。

難道我還看不出來這件事情應當怎麼辦麼？

阿尼西 我也不在你老人家面前遮蓋。你什麼事情都知道。我失了節。我愛了你的兒子。

瑪德鄰 你說的真是新聞！瑪德鄰嬸子還沒有知道。瑪德鄰嬸子很老練。我對你說，我離地一尺深都能看得見呢！我知道少年的婦女們爲什麼很喜歡催眠藥，所以我也拿來了。（他解開手巾包，在紙裏拿起藥粉來）誰要，我看得出來；誰不要我卻不知道。我在年輕的時候，我也同我們那個傻子做過這件事情。什麼計劃我都知道……並且我爲什麼要奪我兒子的利益呢？難道我同我兒子是仇敵麼？

阿尼西 不過讓他不要離開我們得了。

瑪德鄰 決不離開的。這件事情都是一個人的主意，就是那個老東西。他心裏糊塗極了，不知道怎樣會想出這種念頭來。

阿尼西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瑪德鄰 你看，你一定可以看得出來；男子長得貌美一些，都是這樣的。他曾在鐵鋪做工，有一個孤苦的女兒在那裏做廚子。那女兒就同他很親密。

阿尼西 是馬林麼？

瑪德鄰 不錯，不過我的老頭兒自己承認罷了。這種奸計是別人教唆的，還是那女兒自己要這樣，我也……

阿尼西 真是可笑的事情！

瑪德鄰 我那老頭兒就提出這樣的主意，要把他娶過來。他說，我們可以把那小羊娶過來，放在家裏，他就各處傳揚起來。我說，得了，你再自己想想，你打算哄騙人家，彷彿什麼事情都已經商量好了似的。究竟事情能做到那種地步，你自己也不知道。卻是我躺在牀上，想了許多遍，我說老頭兒，事情固然很好，不過還要細細的想一想。我們還到兒子那裏去，同彼得，意格那男慈商量一下再說。他還有什麼話呢？所以我們就來了。

阿尼西 呵！這件事情怎麼辦呢？父親怎樣吩咐？

瑪德鄰 吩咐吩咐他的狗垂狗尾巴，請你不要疑惑，這件事決不能有，我立刻同你的丈夫把這件事情分解釋清楚。他就不堅執他的主張了。我給他說一個譬方。我說我的兒在這裏很得幸福，將來也很有希望。我卻給他這樣一個賤婦，我不成了傻子麼？



阿尼西 馬林已經跑到他這裏來了。唉！他這一娶親，彷彿用快刀刺着我的心似的，你信不信。我想那女人也許早在我心上了。

瑪德鄰 怎麼了？他是傻子麼？他決不能愛那無家可歸的賤女人。尼其泰年紀雖然輕，心卻還聰明。他也知道應當愛誰。你也不必疑惑了。我們一世也不讓他回家，也不給他娶親。不過多賞給他些錢，讓他在這裏住着罷。

阿尼西 尼其泰一離開我，我也不喜歡活在世界上了。

瑪德鄰 少年的事情是不要緊的。

阿尼西 那老東西我早就不喜歡他。真看不上眼！

瑪德鄰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你看這裏（四面探望，作耳語）我那老頭子那兒有這種藥，他給我一包。你看！這是催眠藥。只要一吃下去，就在他身上行走，也不能够醒。他說，假如把這種藥給人喝了，精神就沒有，力量卻很大。只要七次就完了。每次不過用一小撮。

阿尼西 你要怎麼辦？

瑪德鄰 決沒有什麼破綻。不過他要一個盧布，少一些是不行。因找到他是很難的，非用奸詐不可。我已經把自己的錢給他。我想你可以買他；要是不買，就給米海洛甫納去。

阿尼西 也許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在裏頭麼？

瑪德鄰 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無論你的丈夫怎結實也不行。現在他活不過是一個名目罷了。這種事情很可以做。

阿尼西 我這個人很不聰明。我恐怕因此就要犯什麼罪。並且假如那藥不靈，卻怎樣呢？

瑪德鄰 可以退還的。

阿尼西 怎麼，放在水裏麼？

瑪德鄰 他說，最好放在茶裏。一點都看不出來。也聞不見怎樣氣味。真是很聰明的辦法。

阿尼西（拿起藥粉） 我這個人真不聰明！我做這件事情，恐怕要過那徒刑的生活。

瑪德鄰 不要忘了給一個盧布，我還要還給老頭兒呢。請你費心。

阿尼西 那是一定的。（走到箱子旁邊，把藥粉藏起來。）

瑪德鄰 不過你可要藏得密一點兒，不要讓人看見了。（取一盧布）可是……

（阿奇姆入室，向神像祈禱。彼得亦入，即坐於椅上。）

彼得 那就怎麼樣呢？阿奇姆叔叔！

阿奇姆 最好，彼得，最好這樣……因為如果不這樣，就是溺愛。這件事情應當要……就

是你也應當這樣。最好是這樣……

彼得 得了，得了，請坐下再談。（阿奇姆坐下。）這是怎樣呢？還是要娶親麼？

瑪德鄰 婚事就等一等也不要緊。你也知道我們是很窮的，怎能够娶親呢？自己的肚子

還沒有裝飽，那兒能娶親呢！……

彼得 好好兒商量一下罷。

瑪德鄰 娶親也是快不了。這就是這樣的事情。

彼得 怎麼了，那娶親不是好事情麼？

阿奇姆 吾們實在是很願意的……他在城裏作工，就是……

瑪德鄰 什麼做工！大概去掃土坑就是了。

阿奇姆 這是實在的，他起初是這樣，慣了就不要緊，那全是一樣的。我們的兄弟就不應當換衣服也可以。我想把尼其泰帶回去，讓他在家裏管理一切，我就住在城裏去……

彼得 你想把兒子帶去，這好。不過工錢還給不給呢？

阿奇姆 這是對的。這是對的。你說的很對，因為已經僱了，就是已經賣了。不過讓他娶親的時，在家裏住着；准他回家幾時就是了。

彼得 這也可以。

瑪德鄰 這件事情，我們還沒商量好。彼得，我在你面前好像在上帝面前一般。索性把這件事暢暢快快的說一說。你正同老頭兒在那裏商量，一味兒娶親娶親。但是你去問問到底娶誰呢？假是果真是個媳婦，我又何苦同自己的兒子作仇，不知那姑娘實在是不清不白的。

阿奇姆 這是沒用的。你白白的羞辱別人家姑娘，真是白白的。因為那姑娘受了辱，也就

是我們兒子受辱一樣。姑娘有什麼呢？

彼得 有什麼恥辱呢？

阿奇姆 那結果是同我們兒子尼其泰。同尼其泰就是……

瑪德鄰 你等一等再說，我的嗓音軟，讓我先說罷。我們那兒子在你們做工以前，就在鐵鋪裏做工。一個尋常的姑娘名叫馬林。在那裏替他們在廚下做工，後來不知什麼緣故，就同我兒子沾染上了。那姑娘就指着我兒子說他有意哄騙他了。

彼得 這真是不很好。

瑪德鄰 他真是不正道的人，常在人前擺搖着，好像妓女似的。

阿奇姆 你這老太婆又這樣，你又這樣，你老這樣，你不這樣，就……

瑪德鄰 你說話真像驢子似的，這樣，這樣，不知說了多少遍！連你自己也不知這樣纔好！  
彼得！對於這個姑娘的行爲，你也不要問我，你就問着別人，他們也全是這樣說的。這真是無家可歸的淫蕩東西呢。

彼得（向阿奇姆）阿奇姆叔叔！假如真有這樣事情，那娶來也是不好的，草鞋穿着都很難脫下來，何況自己媳婦呢！

阿奇姆（大怒）假的，那老太婆所說姑娘的壞話全是假的。那姑娘實在是很好的，很好的。我也很可憐他呢。

瑪德鄰 你這老頭兒簡直同馬萊米耶納一樣，世界沒有一個人你不可憐他的。自己家裏卻差不多沒有飯喫。你可憐那個姑娘，卻不可憐你的兒子。你不妨將那姑娘掛在自己頸上，帶着一塊兒走路。也不要說空話。

阿奇姆 不，並不說空話。

瑪德鄰 你不要插嘴，讓我先說。

阿奇姆（趕緊插住他的話）不，並不是空話。你無論是說那姑娘，或是說自己，都是固執意見，你自己以為好的，你就信口亂說。你也要知道天理，上帝卻不是這樣說的呢！

瑪德鄰 唉，你看你的舌頭够多麼巧！

阿奇姆 那姑娘又靈巧，又能工作，真是不容易得的。你想我們窮得這樣。我們還有什麼手面，這婚姻是一定不貴的。別的倒不要緊，他受了辱那就不好了。這纔是恥辱呢！

瑪德鄰 你說的話，誰都能說……

阿尼西 阿奇姆叔叔！請你聽着我姊姊的話。他要給你講呢。

阿奇姆 上帝，上帝！難道那姑娘就不算是人麼？你不知道他也是人。你怎麼想的呢？

瑪德鄰 又這樣嘮叨了……

彼得 現在這樣罷。阿奇姆叔叔。那些姑娘實在也有不可信的地方。不過你那兒子還活着。他還是他呢！不妨叫他來，問問他是真不真自己的事情。他決不會說假話的。快去叫

他來！（阿尼西起身）你對他說父親叫他呢。（阿尼西出）

瑪德鄰 不錯，你的意思得不錯。讓兒子自己說就得了。在現在時候用強權來嫁娶自是不行的了。應當問問他自己。假如他不願意娶這樣婦人，那不是自取其辱麼？據我的意思，還是讓他住在這裏，伺候主人的好。就是在夏天也不必帶他回去，也可以在這裏

住着就是了。只要你多給我些錢，讓他在這裏住着也是不要緊的。

彼得 這話以後再說，應當順着次序來。一件事情完了，再說別件事情。

阿奇姆 彼得！我就這樣說。你自己固然是很好，可是對於上帝卻不行了；你得好，你纔對

不起上帝呢！

彼得 這是一定的事情！應當記得那上帝。

阿奇姆 你看，這件事情雖然不好，可是按着法律，或者按着上帝的使命，他就應當喜喜歡歡的去。做。要不就是騙欺。我這麼想，假如我兒子娶了親，就可以使他少犯多少罪；他可以在家裏住着，我就往城裏做工去。那工作實在是很快樂，很有益的。按着天理是應當的。並且那姑娘又是一個孤苦的女兒，譬如一個人從管家那裏取了木柴，卻想着哄騙他，騙他騙着了，不過上帝你卻怎能騙呢！這就是這樣……（尼其泰入）

尼其泰 你們問我什麼？（他手裏拿着煙管，就坐下來。）

彼得 （話聲很輕，卻（帶着責備的口氣））你怎麼一點兒不知道規矩。你父親要問你，



你卻手裏拿着煙管，公然坐起來了。快立起來，到這兒來。

（尼其泰立在桌旁，隨隨便便的靠着，臉上顯出微笑。）

阿奇姆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尼其泰，有人抱怨你呢。

尼其泰 爲什麼抱怨？

阿奇姆 抱怨爲那個姑娘，爲那個苦孤伶仃的女兒，就有了抱怨。爲他纔抱怨你，爲着馬

林就是……

尼其泰 （含笑）真奇怪。什麼抱怨呢？這是誰對你說的，就是他自己麼？

阿奇姆 我現在要問你，你應給我一個回答。你同那姑娘生了關係，你同那姑娘有了沾

染了麼？

尼其泰 我真不明白你所問的。

阿奇姆 就是傻事，那傻事，你同他有過這傻事麼？

尼其泰 那還能算少。因爲煩悶就同他鬧鬧玩話，或者一塊兒唱，他還跳舞。這還算什麼

傻事麼？

彼得 尼其泰！不要遭打。你父親怎樣問你，你應當怎樣回答。

阿奇姆 （做出莊嚴的樣子） 尼其泰！人面前可以隱藏，上帝面前卻不能隱藏了。你好生想一想，不要說誑說。他是一個孤女誰都可以欺負他。他因為是個孤女，你纔一定要說實話。

尼其泰 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已經說了，因為沒有什麼可說的。（作怒容）他爲什麼不說別的他說就說了，卻彷彿像死人似的。爲什麼他不說起菲爾金，米其司庫呢？可在這個時候是不應當開玩笑的。他卻隨隨便便的說出這樣話來。

阿奇姆 喂，尼其泰，你看着。你說的話恐怕不實在麼？

尼其泰 （向外）我實在同他搭上了。（向阿奇姆）我一點兒不知道這件事情，我同他一點沒有什麼關係。（惡狠狠的聲音）基督監督着，我怎能洗掉這樣的羞辱呢？（畫着十字祈禱）我實在一點兒不知道這件事情。（場子上靜了許多。尼其泰更裝出怒

氣來。你們還想讓我娶他麼？這麼啦？這實在是難辦的事情。現在誰都沒有這種權可以強迫人娶親的。這是很平常的。我已經對着上帝證明，我是一毫不知的了。

瑪德鄰（向着他丈夫）你這個老傻東西，心裏想點什麼？還在那裏自己信自己。不過白白的把我們兒氣壞了。還是讓他在主人家裏住着的好。主人也憐恤我們的貧窮，要給我些錢。現在時候也快到了……

彼得 阿奇姆叔叔你看這樣呢？

阿奇姆（強着舌頭，對兒子）尼其泰，你看着我！我要出眼淚了！你想一想罷！這件事情簡直是不對。

尼其泰 有什麼可看的，你自己看去罷。（坐下來）

阿奴加特 跑去給母親說去。（跑出）

瑪德鄰（向彼得）彼尙，就是這樣罷。他的腦筋很糊塗，裏頭也不知道裝些什麼，一點兒都想不開。不過白白的驚擾了你。我兒子還是照常住在這裏，做你的僕人。

彼得 阿奇姆叔叔！你怎樣呢？

阿奇姆 我怎樣呢？我也不能奪去我兒子的自由，不過總還不對。我想這樣……

瑪德鄰 你亂些什麼，自己不知道怎樣說。讓他在這裏住着就得了。兒子自己不願意走，我們還拿他怎樣呢？

彼得 還有一件事情，假如你夏天就要把他帶走，那麼這個冬天我們也不用他了。要做工，就做整一年纔好。

瑪德鄰 當然是一年的。我們家裏田工忙的時候，可以另雇別人，那兒子還讓他住在這裏，不過請你給我們工錢……

彼得 怎麼樣呢？一年麼？

阿奇姆 （嘆了一口氣）這有什麼法子？可見這也不成的了。

瑪德鄰 從密特萊甫那一天禮拜六起，再做一年。不過工錢請你高擡一點。現在可以先給我點兒錢。

(阿尼西人，坐在一邊)

彼得 那麼就這樣子罷。阿奇姆叔叔去喝點水去罷。

阿奇姆 我不喝，酒也不喝。

彼得 唔！喝一杯茶罷。

阿奇姆 可以喝，謝謝你。

彼得 你們女人也都去喝茶去罷。尼其泰！你記着，羊趕一趕，稻草收拾一下子。

尼其泰 是了。(衆人皆出，獨有尼其泰留在那裏。天快黑了。)

尼其泰 (抽着煙捲) 你看，說可是說了，可還是同婦女們鬼混着。這樣的歷史說起來很長呢。他們說要娶他。假如全要娶來，那可有多少妻子呢？我娶親固然是很應該的事，可是現在我的生活卻比已經娶妻的好得多，人家都妬羨我。至於向着神像發誓，說的卻是誑話。人說向着神像說不真實的話是不好的。不過我剛說了一句話，那還不算要緊，這是很平常的。

（阿庫林穿着大衣進來，放好繩子，脫去衣服，就往雜具室去。）

阿庫林 你把燈點一點罷。

尼其泰 看着你麼？我已經看見你了。

阿庫林 唔！看你呢！

阿奴特加 （跑入；對着尼其泰小聲說）尼其泰！快去，有一個人在外邊問你。

尼其泰 那個人？

阿奴特加 從鐵鋪裏來的，名叫馬林，站在牆角那裏。

尼其泰 胡說！

阿奴特加 真的，一個人在那裏嘆氣呢。

尼其泰 他說些什麼話？

阿奴特加 他讓你出去。他說只要和尼其泰說一句話，我就問他；他也不說。他但問尼其泰真不真要離開我們家。我說不確，但他的父親卻想把他帶去娶親，他不願意，所以又

在我們住了一年，他說請我趕緊到尼其泰那邊去說。他一定要同你說一句話。他已經等着好久了，你快去罷。

尼其泰 誰理他，我到那裏去呢？

阿奴特加 他說假如你不出來，他也要自己進屋來。說着，一個人就在那裏嘆氣。

尼其泰 他站一會子就走了。

阿庫林 （拿了自己的紡絲的桿子，走尼其泰面前）誰要娶阿庫林？

阿奴特加 尼其泰。

阿庫林 這樣容易誰說的？

尼其泰 一定是別人說的。（看着阿庫林，含笑。）阿庫林！你願意嫁給我麼？

阿庫林 嫁給你原先還可以，現在卻不能。

尼其泰 爲什麼現在不能呢？

阿庫林 因爲以後你就不愛我了。

尼其泰 爲什麼我將來不愛你呢？

阿庫林 別人不許你呢。（微笑）

尼其泰 誰不許？

阿庫林 就是母親。他老罵我。管得你嚴着呢。

尼其泰 （含笑）你看不過你。是很聰明的。

阿庫林 我？你以爲我是什麼？我是一個聾子。現在他把我父親都恨死了。他莫非是厚臉的魔鬼。（進入雜具室。）

阿奴特加 尼其泰！快看。（往窗中探視）走着呢。那個女人。我要走了。（阿奴特加出，馬林入。）

馬林 你到底想對我怎樣？

尼其泰 我做甚麼？我一點不做甚麼？

馬林 你想卻婚麼？



尼其泰 你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大怒而起)

馬林 唉！尼其泰！

尼其泰 你真奇怪。你來爲什麼？

馬林 尼其泰！

尼其泰 尼其泰什麼？尼其泰在這裏呢。你要什麼？快給我走。

馬林 我看你要離棄我，忘掉我麼？

尼其泰 你懂的什麼？你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卻在牆角下站着，叫阿奴特加進來，我

不到你那裏來。那就是我不願意你。這是很明白的。唔！快去罷！

馬林 不願意！你現在不願了！我信你能够愛我。你卻丟開我，並且不願意。

尼其泰 你說的話全不對。全不連貫。我應當給我父親說去。謝謝你給我去罷。

馬林 你自己能知道我除去你以外不愛別人。我嫁不嫁人，我決不對不住人，我在你面

前沒有什麼錯處。爲什麼居然折愛呢？爲什麼？

尼其泰 我沒有法子同你說這樣空話。你去罷，沒有什麼可說的。

馬林 你騙我訂婚，我並不可痛。可痛的地方就在折愛。你折愛也不要緊，你竟變了心，向着別人——向着誰，我知道！

尼其泰 （惡狠狠的向着他）唉！同你們這些女人說話，真是一點都不明白。你快給我出去，要不就要惹出不好來。

馬林 惹出不好？怎麼了，你想打我麼？你打罷！唉！尼其泰！

尼其泰 有人來了，我不好。只說這些空做甚麼？

馬林 到底你是怎樣的，你叫我忘掉！唔！尼其泰！你記着，我保我自己的貞節，比生命還厲害。你把我摧殘盡了，還要騙我，你真不憐惜孤女。（哭泣起來）想和我拆離，你殺了我，我一點也不能恨你。好好兒我，竟忘掉了。不好好兒我，卻記得起來。尼其泰！你記着，我終究是和你離開。我卻還愛你。我們做一個最後的別禮好不好！（想抱着他，拿着他的頭）

尼其泰 （極力拉開）唉！同你說，你不願意走開，我就自己走開。你一個人留在這裏罷。

馬林（大呼）你真是畜生！（往門那裏去）上帝決不給你幸福。（哭泣而出）（阿

庫林從雜具室裏出來）

阿庫林 尼其泰你真是狗。

尼其泰 怎麼了？

阿庫林 他竟這樣的哭。（大哭）

尼其泰 你怎麼？

阿庫林 你羞辱了他，怎麼？你也要這樣羞辱我……你真是狗！（走進雜具室去）

尼其泰（一人不說了許久話）這些婦女！我愛他們好像愛糖似的；要沾污了他們，那

真是罪孽呢！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二幕人物

彼得

阿庫林

尼其泰

庫瑪

鄰婦

路人

阿尼西

阿奴特加

瑪德鄰

舞臺上佈一街和彼得家的房屋。左面一屋旁邊連着外屋，中間有階沿；右面是大門和牆根。阿尼西在院裏拍麻。此幕與第一幕相隔六個月。

阿尼西（止住工作，傾耳靜聽。）又在那裏摸索了。大概想下牀麼？

（阿庫林肩上挑着水桶，走進來）

阿尼西 他在那裏嚷呢。跑去看看，是怎麼會事？叫些什麼！

阿庫林 那你怎麼呢？

阿尼西 讓你去，你就去罷。（阿庫林入室）

阿尼西 （獨語）他真把我磨折死了。也不說錢放在那裏，老這樣藏着。前一天他往外屋裏去了，大概是藏在那裏的。現在我卻不知道在那裏。唉！我見着他真害怕。錢全在家裏，卻要去找他。昨天我不在這裏，現在就不知道了。我真討厭他。

（阿庫林出，拿着一條圍巾想包頭。）

阿尼西 你往那裏去？

阿庫林 往那裏去？父親叫我請瑪佛姑母去。他說你去請我妹子來。我也快死了，要同他說一句話。

阿尼西 （自語）請妹子去。呵！我的命！他想交付給他呢。我怎麼辦呢？呵！（向阿庫林）  
不要走！你往那裏去？

阿庫林 往姑母那裏去。

阿尼西 不要去，我自己去。你拿着衣服往河邊去洗。要不然到晚上恐怕也來不及了。

阿庫林 他是叫我去的。

阿尼西 我讓你往那裏去，你就往那裏去。我不向你說自己往瑪佛那裏去麼？快去取衣服去罷。

阿庫林 衣服？你一定不去。他讓我去呢！

阿尼西 我去就是了。阿奴特加在那裏？

阿庫林 阿奴特加他看着牛呢。

阿尼西 同他一塊兒去，不要走散了。（阿庫林理齊衣服，拿起就走。）

阿尼西 （獨語）不去，就要罵去呢——他就要給妹子錢，真難死我了。有什麼法子呢？

我一點兒也想不出來。我的腦筋真笨死了。（他又從新做工。瑪德鄰入，手裏提着小棍和旅行包袱。）

瑪德鄰 上帝幫助你！

阿尼西 (擡頭一望,就棄掉自己的事情,兩手搖擺着,喜歡極了。) 嬖子想不到你會來。  
上帝差遣着這樣客人來,真巧極了。

瑪德鄰 唔!怎麼?

阿尼西 我心裏亂極了,想不出主意來。真是造孽!

瑪德鄰 怎麼,還活着麼?

阿尼西 不要提了,活也不算活,死也不算死。

瑪德鄰 錢交給誰呢?

阿尼西 正要派人去叫瑪佛來,就是他的親妹子。也許是關於錢的事情。

瑪德鄰 你看這個事,除去你不還給別人麼?

阿尼西 沒有別人,我彷彿像老鷹似的看着他呢!

瑪德鄰 那些錢在什麼地方?

阿尼西 他不說,我還看不出來在那裏。大概是在什麼地方埋來埋去的。況且我也不能

不防着阿庫林。你儂雖然是儂，他也看守着，偵探着。唉！我真焦急死了！

瑪德鄰 他錢也不給你，你一個錢都拿不到，要受苦一世呢。他們不管怎樣，把你驅逐出去。你就流蕩在世上，一生不得安寧，成了一個攜囊求乞的寡婦。

阿尼西 不要說了。提起來我心都要碎了，我也不知道怎樣辦，誰都不能給我出點主意。給尼其泰說他怕做這件事情。不過昨天給我說，錢全藏在地板下面。

瑪德鄰 怎麼，不去偷麼？

阿尼西 這是不成的。我記得——他有時把錢放在身邊，有時候卻埋了起來。

瑪德鄰 你記着，一下子不留神，一世就要喫虧了（小聲）濃茶給他喝了沒有？

阿尼西 呵！（正想回答，看見鄰婦跑來，就不說話了。）

庫瑪 （走進屋旁，聽見屋裏呼聲，就向阿尼西說。）阿尼西！阿尼西！阿尼西呢？你丈夫在

那裏叫呢！

阿尼西 他這樣的咳嗽，就好像叫喊似的，實在不好。



庫瑪 (向瑪德鄰) 老太太你好呀! 從那裏來?

瑪德鄰 從家裏來看望看望兒子的。給他幾件衣服，自己的兒子也是很疼惜的。

庫瑪 這是應該的事情。(向阿尼西) 我現在就想漂白那所織的布，都覺得還早。人家都沒有動手呢。

阿尼西 忙些什麼!

瑪德鄰 怎麼，說了麼?

阿尼西 昨天牧師也來了。

庫瑪 昨天我也看見了。在那裏差不都已經要死過去了。你們也哭着要洗他的身體。

阿尼西 後來又活轉來，並且起身。現在已經能夠走了。

瑪德鄰 怎麼，還沒有誦過識經麼?

阿尼西 人怎麼說，只要他還活着，明天再往牧師那裏去。

庫瑪 阿尼西! 你真沒味呢! 『病人不要緊，看病的人纔難受呢』這句話真不錯。

阿尼西 這也沒有法子。

庫瑪 整年的病着要死，你看這個事情。

瑪德鄰 寡婦的生涯也是很可憐的。少年是最好的事情，到了老年誰來憐你。老年不是快樂。就拿我說，也不算老，卻誰都不來理我了。我的兒子在那裏？

阿尼西 耕田呢。你來了，水壺也開了，喝杯茶罷。

瑪德鄰 (坐下) 誦識經那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情。人家都說對於魂靈上可以得安慰。

阿尼西 明天叫來。

瑪德鄰 有一件可喜的事情。我們已經過一會喜事了。

庫瑪 怎麼，春天裏？

瑪德鄰 你看，諺語是很對的：『窮人娶親，晚上就短。』謝蒙已經娶馬林了。

阿尼西 他真幸福。

庫瑪 他娶的是續絃！大概已經有兒子嗎？

瑪德鄰 有四個。真沒有道理！現在娶了他，他也很喜歡。喝着不好的酒。

庫瑪 你看！你在那裏聽見的？他丈夫滿意麼？

瑪德鄰 現在他們卻很好。

庫瑪 他果然能够看着孩子們，他丈夫還能……

男子的聲音 喂！瑪佛！你往那裏去了？快來趕牛去。（鄰婦出）

瑪德鄰 （鄰婦剛走的時候，他用平常的聲音說話）那姑娘出了嫁，無論怎樣我們那  
傻老頭兒終不會想起尼其泰的了。（忽低聲）他去了！（附着耳朵小聲說）怎麼，你

給他喝了那茶麼？

阿尼西 不成！還是讓他自己死去。反正不死，卻在我心靈上增加了許多罪孽。唉！我的命

你爲什麼給我這些藥粉呢？

瑪德鄰 藥粉？那藥粉是眼藥，不是我已經給了你麼？那東西也沒有什麼壞處。

阿尼西 我不是說那眼藥，我說的是那個白顏色的。

瑪德鄰 怎麼，那粉末是一種藥材。

阿尼西 我知道，（嘆氣）並且是很害怕，真叫我難受。

瑪德鄰 怎麼，給他喫了多少？

阿尼西 給了兩次。

瑪德鄰 怎麼，還沒有看出來麼？

阿尼西 我自己也嘗了一嘗，味道很苦。他喝下去了，卻說道：『我不喜歡喝茶。』我說：『病

人什麼東西都覺得很苦的。』我現在心上卻覺得很過意不去。

瑪德鄰 他不想你所應當想的，那就不好了。

阿尼西 當時你不給我，我也不會犯這樣罪了。我一想到這件事情，我心裏就好像刺

扎一般。你爲什麼要把那東西給我呢？

瑪德鄰 你怎麼啦？你真怪。你怎麼埋怨到我頭上來了。你真好像病人似的，埋怨伺候着的人，就說我也有點兒關係，那我終是局外人，我也可以說那些藥粉，我並沒有看見，並

且也沒有聽見，那是什麼東西我還不知道。你自己想一想，那一天我們談你的家事時，你說得又很苦，不是說你繼女是個傻子，就是說你丈夫怎樣討厭。你並且說這樣的生

活是住不慣的，

阿尼西 我說的話並沒有賴。本來我的生活實在也不是件事情。就是自己吊死或者把他殺也值得。難道這得叫生活麼？

瑪德鄰 要開他的嘴，這是不能夠辦到的。現在也沒有別的法子也只好搜索他的錢並且給他喝那茶。

阿尼西 唉，我的命！要怎樣辦法，我自己也不知道。可總覺得很憂愁，不如讓他自己死罷。

我不願意害人。

瑪德鄰（惡聲）他怎麼不給錢交出來呢？他想着自己藏着，一個人都不給麼？難道這

是好麼？真不知道這些錢放在什麼地方。難道這不是罪孽麼？他做甚麼？難道就白睜睜

地眼看着他麼？

阿尼西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苦極了。

瑪德鄰 不知道甚麼？這是很顯明的。一時的錯誤，一世的懊悔。他全把錢傳給妹子。你卻一個小錢兒都得不到。

阿尼西 不錯！他還叫我去請妹子來，——總得去一遭呢。

瑪德鄰 你且慢慢兒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水壺做開了，給他喝茶，我們兩人再細細找一找錢，看有沒有。

阿尼西 唉！這彷彿不甚妥當。

瑪德鄰 那怎麼了？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他麼？先把錢在眼睛邊上溜了溜，卻拿不到手，這算什麼？你自己做去罷。

阿尼西 那麼我就去做水壺去。

瑪德鄰 你快去做你應當做的事情。不要後來生出憂愁來。就是這樣。（阿尼西剛要走，

瑪德鄰叫他回來。）

馮德鄰 還有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一切事情都告訴給尼其泰聽。他是一個傻頭傻腦的人。我知道他的脾氣。他知道什麼，就做什麼，他的性子很慈悲。連一隻小雞都不忍殺。所以是不要告訴他的好。（忽然門限裏顯出彼得來，他嚇得趕緊止住話頭。）

彼得 （扶着牆壁，爬出階沿，氣喘喘的呼喊。）怎麼會叫你不來。阿尼西，誰在那裏。（倒在椅上。）

阿尼西 （就從牆角那裏走過來）爬什麼？快去躺在那裏罷。

彼得 怎麼，女兒往瑪佛那裏去了沒有……痛極了，不如快死罷……

阿尼西 他沒有工夫？我差他河岸那裏去了，讓我收拾一下子，自己去就是了。

彼得 派阿奴特加去就是了。他在那裏？痛死了！唉！我要死了！

阿尼西 我也派他出去了。

彼得 唉！他在那裏呢？

阿尼西 他在那裏？看牛去了。

彼得 唉！我實在沒有力量。內部發燒得很厲害，痛得好似鑽子扎刺一般。你卻把我扔在一旁，像小狗似的……也不給我水喝。唉……快叫阿奴特加到這兒來。

阿尼西 這不是他麼？阿奴特加，快到你父親那裏來。

（阿奴特加跑入，阿尼西往牆角那裏去。）

彼得 你往……唉……瑪佛姑母那裏去，說：父親請他來，有事商量。

阿奴特加 還有什麼？

彼得 站住，讓他快快兒來。你說我快死了。唉！

阿奴特加 我把圍巾戴了就去。（跑出）

瑪德鄰 （向阿尼西）唔！你要記得自己的事情。快到屋子裏各處翻一翻。好好兒的找，彷彿狗找蚤子似的，不要疏忽了。我替你絆着他。

阿尼西 同你一塊做事情，彷彿膽子就大一點似的。（望階沿那裏去，向彼得）你不要燒水壺麼？瑪德鄰到這兒來看他兒子……你同他一塊兒喝茶罷。



彼得 好，燒就是了。（阿尼西出往外屋。瑪德鄰往階沿那裏去。）

彼得 瑪德鄰，你好。（瑪德鄰向彼得鞠躬）

瑪德鄰 你好……我們聽見有病，老頭子慌得甚麼似的；他說你可以去望望他們，請一

個安。（又鞠一個躬）

彼得 我要死了。

瑪德鄰 我看你的神氣，就知道你的病實在很厲害。你瘦得多了。

彼得 我的死期也快到了。

瑪德鄰 我聽見已經誦過識經了。你的夫人實在很聰明。他什麼禮節多知道。我的兒子

大概正在那裏做工很忙麼？

彼得 吩咐誰呢！我妻子是靠不住的；他做了許多傻事。那我全都知道的。女兒又很傻，且

年紀又輕。這一家子，我全有點相信不得。我真可憐呢！（哽咽）

瑪德鄰 要是錢，那可以交給他們……

彼得 (向外屋裏的阿尼西) 阿奴特加去了沒有……

瑪德鄰 (向外) 他又記起來了。

阿尼西 (在外屋裏) 一會兒就去。你還是進小屋子來，還是我送過來。

彼得 讓我坐一會子罷。我的精神痛苦極了……唉……心裏正燒着……還是死的好。

瑪德鄰 上帝不把靈魂帶去。靈魂自己不會出去的。人的生死是上帝的自由，誰能够猜自己要死呢。有時候也能好起來，譬如我們鄉下常有人差不多快要死了，可是……

彼得 不。我現在好要死了。我想 (閉着眼睛躺着)。

阿尼西 (出來) 唔！怎樣。你不來？等着你好久。彼得，彼得。

瑪德鄰 (走開，向阿尼西揮手) 怎麼啦？

阿尼西 (從階沿下來，往瑪德鄰那裏去) 沒有。

瑪德鄰 你全找了沒有？地板底下呢？

阿尼西 那裏也沒有。要不就在小屋子裏。昨天他正往那裏去。

瑪德鄰 你好好兒找一找罷。我看出來他早晚也就快死了。指甲是藍的，面上也發土色。  
水壺燒開了沒有？

阿尼西 水也開了。

（尼其泰從外人，沒有看見彼得坐在那裏。）

尼其泰 （向母親）母親，你好！家裏都好麼，

瑪德鄰 謝謝你。我們還活着，麪包也有的吃。

尼其泰 主人怎麼樣了？

瑪德鄰 輕一點，他坐在那裏呢。（指着臺階）

尼其泰 那就讓他坐着罷。我有什麼關係呢？

彼得 （張眼）尼其泰！尼其泰！到這裏來！（尼其泰走過去，阿尼西與瑪德鄰切切私語。）

彼得 怎麼來得這般早？

尼其泰 已經耕完了。

彼得 種的是橋那邊的田麼？

尼其泰 往那裏去很遠呢。

彼得 遠麼？離家是很遠的，有事情去還可以一個人去那麼……（阿尼西在那裏靜聽）

瑪德鄰 （走近過來）喂，兒子！這樣的主人你還不知竭力辦事麼？主人現在是一個病人，很希望着你，你就應當看他如同親父親似的，按着我所吩咐的話盡力去做。

彼得 喂，你，這樣，唉……去把馬鈴薯拔一拔，你們婦女們也幫着收拾收拾……

阿尼西 （自言）怎麼我去。他想把所有的人都差開了；大概他一定是爲着銀錢的事，情，要往那裏藏着去。

彼得 唉，唉！拔的時候到了，要不然恐怕要爛壞了。唉，沒有力量（起身）

瑪德鄰 （跑上臺階，扶着彼得。）是望屋子裏去麼？

彼得 是往那邊去的。（止步）尼其泰！

尼其泰 （怒容）什麼事？

彼得 我不能看見你了……就要死了……請你看着基督面上，寬恕了我，我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請你寬恕了我……言語，行爲，得罪了你……你寬恕了我罷。

尼其泰 怎麼寬恕，我們自己還有罪呢。

瑪德鄰 喂，兒子！你記得！

彼得 你寬恕了我罷。（大哭）

尼其泰 （喘氣）上帝寬恕我並沒有什麼辱污你的地方，我也沒有看見你有什麼錯處，應當你寬恕我，因為我在你面前做了許多的錯事。（大哭，彼得嗚咽着進去，瑪德鄰扶着）

阿尼西 唉，我的命？我想他這樣子，決不平常的舉動。（往尼其泰那邊去）你不曾說錢放在地板底下麼？並沒有？

尼其泰 （不回答，大哭）除掉好處，我並沒看出他的錯處來，可是我所做的那些事！

阿尼西 唔，得了錢在那裏？

尼其泰 (怒容) 誰知道他,你自己找去罷。

阿尼西 你怎麼這樣大發慈悲?

尼其泰 我真憐惜他,我真要哭! 唉……

阿尼西 你看你又來了! 又什麼可憐惜的呢! 他役你像狗似的,現在也立刻要吩咐把你趕出大門去了,你還是憐惜我的好。

尼其泰 憐惜你些什麼?

阿尼西 他人是快死了,錢財可藏起來了……

尼其泰 也許不藏着也不可定。

阿尼西 唉,尼其泰! 他要把妹子找來,想把錢傳給他,他要不給錢,請問以後我們怎樣

生活呢? 這真是難事! 他們要把我趕了出去,你也是不得安寧的,你說昨天他曾經到小

屋子裏去對不對?

尼其泰 看見他往那裏去,至於他在那裏放些什麼,那我卻不知道。

阿尼西 我就到那邊去找去。(尼其泰剛要走開，瑪德鄰從屋內出來，走到阿尼西和尼其泰那裏，小聲說話。)

瑪德鄰 不要往別處去找了，錢就在他身邊，我已經摸着了。

阿尼西 唉，我的命！

瑪德鄰 那東西正在右邊口袋裏，他妹子一來，錢就飛過去了。

阿尼西 一來就給他，這有什麼法子？唉，我的命！

瑪德鄰 有甚麼法子？你看那裏：水壺已經煮開，你快跑去沖茶，就給他喝。(小聲)把那些粉末全倒在裏頭，就給他喝，喝了一杯就拉起來。不過不要說出去。

阿尼西 真可怕！

瑪德鄰 你不要這樣說，活活潑潑的做去，我把他妹子看守好得了。不要疏忽，拉出錢就拿到這裏來，讓尼其泰埋藏着去。

阿尼西 唉，我的命！怎樣去着手呢……

瑪德鄰 我說不要這樣說話；我吩咐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去。尼其泰！

尼其泰 什麼事？

瑪德鄰 你站在這裏坐在牆根那邊等着，因為一會兒就有事。

尼其泰 （搖手）這些女人想的主意真不錯，你們也太胡鬧了。我還是拔番薯去。

瑪德鄰 （止之以手）我說讓你等着。

（阿奴特加入）

阿尼西 唔，怎麼啦？

阿奴特加 他正在那兒的菜園裏，也快來了。

阿尼西 他來了，這有什麼法子呢？

瑪德鄰 不要忙，好好兒做我所吩咐你的事情。

阿尼西 我自己也不知——一點都不自知道，腦筋全昏亂了。阿奴特加！快去！快去！看牛恐怕又要走散了。



瑪德鄰 (向阿尼西) 快拿水壺進去罷!

阿尼西 唉，我的命(行)

瑪德鄰 (走到他的兒子那裏去) 喂，兒子(同他一塊兒坐在牆根那裏) 你自己的事情也要想一想纔好，不要老這個樣子。

尼其泰 什麼事?

瑪德鄰 就是那你在世上怎樣生活的一件事情。

尼其泰 怎樣在世上生活? 我也這樣活。

瑪德鄰 那老人大概現在就要死了麼?

尼其泰 死就讓他死罷，關我什麼事?

瑪德鄰 (一邊說話，一邊兩眼老看着臺階那裏) 唉，兒子! 好好兒的想一想，你當是怎樣，我對於你的事情是隨處留意，樣樣關心的，你記得的時候，你就不要把我忘了。

尼其泰 關心些甚麼呢?

瑪德鄰 關心你的事情——你的命運。要是我一毫都不關心，那什麼事情也全沒有了。你知道意溫摩奇麼？我曾同他說過一個譬喻。我有一天到他那裏去辦一件事情，坐着說起話來。我說譬如有一個人死了妻子，娶得續絃。他有二個女兒，一個是前妻所生，一個是後妻所生。假如後來那人死了，別的鄉人能不能娶那寡孀做妻子呢？這鄉人不能把他的女兒遣嫁掉了，自己都留在這裏呢？他說這是可以的，不過還要努力纔好；這種事情有錢纔行，沒有錢就沒有法子辦。

尼其泰 （笑）這有什麼可說的，不過給錢與他就是了。錢是誰都要的。

瑪德鄰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他說明了。他說第一件事情你的兒子應當歸爲這村裏的人，這件事情又要錢，——就是請村中老人喫酒。他們就可以幫助你。這種事情全要做的巧纔好。你看這兒。（從圍巾裏取出一紙）這就是他們寫的紙；你是識字的人你念一念罷。（尼其泰念，瑪德鄰聽。）

尼其泰 這紙一看就知道是宣告書。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地方。

瑪德鄰 你聽着意溫摩奇所吩咐的話，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放給他錢，他就不能夠對你兒子使脾氣。錢是萬事的頭腦，兒子，這件事情實在應當這樣辦。

尼其泰 我管什麼錢是他的，讓他自己去辦罷。

瑪德鄰 唉，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那些女人能夠想得周到麼？他拿着錢，他就想作怪，——這種婦女的行徑我是很曉得的，你卻是個男子，你總能夠拿來藏匿的。就是有關係，你反正也聰明的多，

尼其泰 你們婦女的見解簡直是不詳細！

瑪德鄰 怎麼不詳細！你能奪下了錢，那女人就在你手裏了。假如他有什麼三言二語，那不妨簡直的責備他。

尼其泰 唔，你這樣子，那也好。

（阿尼西臉上發白，從屋裏跑出，奔到瑪德鄰那裏去。）

阿尼西 果真在他身上，你看那不是麼？（指着圍裙裏邊。）

瑪德鄰 你交給尼其泰，讓他藏着去。尼其泰！你拿去藏着罷！

尼其泰 請你給我。

阿尼西 唉，我的命還是我自己藏着的好。（走出大門）

瑪德鄰 （用手抓住他）你往那裏去？你這樣捧着，一會兒他妹子也快來了。你還是給

尼其泰的好，他很知道這些事情。你真不明白呀！

阿尼西 （止住步，卻狐疑不決。）唉，我的命！

尼其泰 你快給我，我替你去藏着去。

阿尼西 藏在那裏呢？

尼其泰 你膽小麼，（大笑）

（阿庫林拿着衣服在外面慢慢兒的走。）

阿尼西 唉，我的命！（交出錢來）尼其泰，你看！

尼其泰 你害甚麼怕？在那裏藏着，有時候連自己都找不着呢。（出）

阿尼西（站着很害怕）唉，他怎麼呢……

瑪德鄰 已經死了麼，

阿尼西 大概是死了。我從他身上取東西他一點兒也不覺得。

瑪德鄰 快進屋子去，阿庫林在外邊走來呢。

阿尼西 我犯罪，他卻拿着錢……

瑪德鄰 快往屋裏去，瑪佛在那裏進來了。

阿尼西 我只能信託他，這有什麼法子呢。（行）

（瑪佛自一邊入，阿庫林自他邊入。）

瑪佛（向阿庫林）我因為在女兒家裏，要不也早來了。老人怎樣不就要死麼？

阿庫林（放下衣服）誰知道他。我正在河邊呢。

瑪佛（指瑪德鄰）這位是誰？

瑪德鄰 我是周也甫人，尼其泰的母親。令兄太疲乏了，自己跑出來要叫你來，以後再說，

……現在大概不會死麼

(阿尼西帶着叫嚷從屋子裏出來，扶着桌子，就號哭起來。)

阿尼西 唉！唉！你竟棄掉我……我……我就死了……我這個人好苦命呀……你閉了

眼睛，我一世靠着誰呢……

(庫瑪和瑪德鄰奔入，扶住他的手。阿庫林和瑪佛進室，路人都進來。)

(路人中間的一個聲音) 應當叫些老婆子來收殮就是了。

瑪德鄰 (搓搓袖子) 鐵罐裏水還有沒有？要不然我恐怕水壺裏水還沒有倒乾。我來

忙一忙罷！(閉幕)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 第三幕人物

阿奇姆

阿庫林

尼其泰

阿尼西

阿奴特加

密特里老僕，是退伍的兵士

庫瑪

舞臺上佈彼得的家。那時候是冬天，離第二幕共隔九月。阿尼西一毫不修飾，坐在機子那裏織布。阿奴特加坐在牀上，還有密特里老僕人。

密特里（慢慢兒進來，脫下衣服）怎麼，主人還沒有來麼？

阿尼西 你說什麼？

密特里 尼其泰沒有從城裏來麼？

阿尼西 沒有。

密特里 可見他又在那裏逛了。唉，上帝！

阿尼西 稻場子收拾好了沒有？

密特里 要不就怎麼反正是要全都收拾的，稻草也都蓋好了！我是不歡這樣糊裏糊塗

的。唉，上帝！要不然他又要來了。

阿尼西 他忙什麼？有了錢，就同姑娘一塊兒逛去，我卻……

密特里 有了錢，爲什麼不逛呢？阿庫林爲什麼往城裏去？

阿尼西 你問他就得了。好像有什麼魔力讓他不能不往城裏去似的。

密特里 爲什麼往城裏去？城裏頭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完備的。唉，上帝！

阿奴特加 我也早就聽見了。他說：我給你買一件皮裘；你自己去挑。大概他已經妝飾得

很好：穿着綿剪絨的大衣，戴着法國式的帽子。

阿尼西 實在是他那女兒的羞恥已經到了門限那裏，一跨過門限，也就全忘了。好不要



臉！

密特里 你看這有什麼害羞！有了錢，就逛去罷。唉，上帝！喫晚飯還早麼？（阿尼西不答）  
讓我先烤烤火再說（爬上坑去）唉，上帝！

庫瑪 （入）大概你的丈夫還沒有回來麼？

阿尼西 沒有。

庫瑪 也快來了。也許往這兒酒店裏去都不定。剛纔法勞克姊姊說在那裏停着許多從城裏來的車呢。

阿尼西 阿奴特加，喂，阿奴特加！

阿奴特加 什麼事？

阿尼西 你快到酒店那裏看看去。他不在那裏喝酒麼？

阿奴特加 （從坑上跳下，穿好衣服）就去了。

庫瑪 他不是帶着阿庫林一塊去的麼？

阿尼西 要不也就不往城裏去了。都因爲他，一件一件事情纔發生出來。他說要往銀行裏取錢去，無論什麼事情他（女）都纏着他。

庫瑪 （搖頭）這正可以不必說了。（默然）

阿奴特加 （站在門那裏）假如在那裏，就怎麼給他說呢？

阿尼西 你只要去看看在那裏不在那裏。

阿奴特加 好，我立刻就跑去。（出）（他們一個都沒有說話了好久。）

密特里 （長吼）唉，上帝！

庫瑪 （哆嗦起來）真怕死人！這是誰？

阿尼西 這是我家的僕人密特里。

庫瑪 不錯，不錯。我竟會忘掉。阿庫林還不出嫁麼？

阿尼西 （從機子那裏走出來，坐在桌旁）這件事情也會在台甫洛甫那裏提起過，不

過他們聽見些不好的事情，也就不提起。所以這件事情又不成功。誰願意呢？

庫瑪 不在周也甫的李從諾威那裏也說過麼？

阿尼西 提起過，不過又不成功，他不願要這樣的姑娘。

庫瑪 反正總要嫁出去纔好。

阿尼西 不過他不願意，他（女）也不願意嫁，是當然要嫁的，可是這有什麼法子呢？

庫瑪 這真是罪孽！簡直是『不堪設想』並且他還是他（女）的繼父。

阿尼西 唉！我簡直是受了他們的騙。他們設的計真巧的厲害。我傻極了，卻一點兒覺不得；我想不到竟會嫁給他。我也想不到他們竟合意來謀我。

庫瑪 這是什麼事情？

阿尼西 以後他們許把我弄死都不定。唉，我真苦極了。我也不要活了！我實在不愛他。

庫瑪 這話怎麼說起呢？

阿尼西 我屢次忍着他這樣的羞辱，真苦極了。唉，真苦！

庫瑪 怎麼說，他還打你麼？

阿尼西 什麼事情全都做出來。喝醉了酒還安靜些。原先他犯什麼錯處，我也不去苛責他，都待他很好的；到現在一縱容他，就爬到人家頭上來。想種種方法來踐踏我。前天他竟用手拚命的抓住我的辮兒，那頭髮幾乎給他抓掉，並且那姑娘比他還厲害。世上怎麼會生出這毒物來呢！

庫瑪 我看你真要生大病了，唉！這樣的氣你怎樣能受得了呢？他來的時候他是一個乞兒樣子，到現在卻想來壓服你。你爲什麼不重重的責備他一下呢？

阿尼西 唉！你不知道我心裏很願意這樣做。老頭兒在世的時候，我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到這兒卻簡直可以說是不能。因爲我一看見他，我的魂靈就全散了。不但我不能反對他，並且不敢反對他。我在他面前，好像落湯的小雞兒似的。

庫瑪 大概這一定有什麼法術把你迷住。聽見瑪德鄰專慣做這樣事情，也許是他做的。

阿尼西 我也這樣想。我每忍一次辱，就想同他拚一下子，那知道我一看見他，一顆仇恨之心，就會落下。

庫瑪 這件事情是很顯明的。他害人難道還算少麼？我看着就替你難受。

阿尼西 我真苦極了。可是看看阿庫林這個東西。他本是一個蓬頭赤腳的女孩，現在他卻給他（女）妝飾得很漂亮，神氣很大，架子很高，其實也和水上的氣泡差不多。他自己卻想道：『我是主人。這房屋是我的。我父親也願意他結婚。』這女人真惡毒，連屋頂上也要掘起草起來了。

庫瑪 我看這屋當然是你的人。全看着很羨慕。他們說這家固然很有錢，但是恐怕因為金錢就要流出眼淚來。

阿尼西 這有什麼可羨慕的呢？財富反正是同塵埃一樣的。化錢就是一種嗜慾。

庫瑪 你這話很不對。你能够隨隨便便的化你的錢麼？反正這錢是你的。

阿尼西 你大概也都全知道的！這真是我的一個錯誤。

庫瑪 我假如處在你的地位，也早就到官廳裏上告去了。這錢是你的。他這能够隨便化掉呢？真沒有這道理。

阿尼西 雖是如此，可是現在……

庫瑪 讓我看看你，你瘦得多了。

阿尼西 瘦了，簡直是瘦了。他們把我折磨死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唉，我的命！

庫瑪 誰在那裏走來？（靜聽。門開，阿奇姆入。）

阿奇姆 （祈禱定，把衣服脫下來）家裏都好，你們好麼？

阿尼西 好，謝謝。從家裏來麼？

阿奇姆 不錯，我想來看看兒子。來的不算早，喫完飯纔來的；卻剛下雪，道上很難走，所以更來晚了。兒子在家麼？兒子在家麼？

阿尼西 沒有在家，在城裏呢。

阿奇姆 （坐在椅上）有點小事，要來找他。我們家的馬死了。總還要另買一匹纔好。所以我到這裏來。

阿尼西 尼其泰也說過；讓他來了再談罷。（從坑上起來）我們可以喫飯了，他也快來

了。密特里快去預備晚飯去。

密特里 唔，什麼事？

阿尼西 預備晚飯去。

庫瑪 我要走了，再見（出）

密特里 （爬下來）不知道怎麼會睡熟了。阿奇姆，你好。

阿奇姆 唉！密特里作這是怎麼會事……

密特里 我住你兒子尼其泰家裏當傭工呢。

阿奇姆 你在兒子家裏傭工！你！

密特里 我本來是住在城內商人家的，後來因為喜歡喝酒，就被人家辭退了，只得跑

到鄉下來。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容身，所以就雇在這裏了。（嘆氣）

阿奇姆 怎麼？尼其泰他做什麼？爲什麼他竟僱起傭工來？

阿尼西 他有什麼事？原先他還做事情；現在卻又是一個時代，所以就傭工了。

密特里 有了錢，那就要任他怎麼都好。

阿奇姆 這簡直是沒有用的，簡直是沒有用，也可以說是放縱。

阿尼西 放縱，所以就從此壞了！

阿奇姆 看看很好，其實壞極了！財富那東西正可以使人放縱。

密特里 狗餵得好了，就要發脾氣；人有了錢就要驕縱了！就拿我來說，我原先有了一點錢，就放縱起來。三禮拜裏，天天喝酒，卻沒有一天不醉的。後來連襯袴都喝完了。那還有什麼法子，只有棄酒不喝。現在已經發誓戒去了。

阿奇姆 你的老伴兒卻在那裏呢？

密特里 我的老伴兒也雇在別家裏。他在城內酒店裏。他很喜歡妝飾，卻可惜眼睛是一隻凸起，一隻凹進去。嘴也是歪的。真難看……

阿奇姆 得了，你這是怎麼會事？

密特里 像我們這種人，那裏還找得到好事呢？隨便將就些也就罷了。（大家不說話了）



一會)

阿奇姆 (向阿尼西) 尼其泰運什麼東西往城裏去是運到那裏去賣麼?

阿尼西 (站在桌旁, 料理食具, 一個一個安放在桌上) 並不運什麼東西去, 是往銀行裏取錢去的。

阿奇姆 (坐着喫飯) 你們倒底想把錢用到那裏去? 怎麼又要取錢?

阿尼西 不, 我們並不去動他, 也不過去取二三個盧布來; 既然生出利來, 就應當去取。

阿奇姆 應當去取怎麼, 要去取錢麼? 今天去取一些, 明天去取一些, —— 那麼也快取完了。

阿尼西 這所取的是在外的, 錢數還是整的。

阿奇姆 整的? 怎麼是整的? 你每次取了許多來, 卻還是整的麼? 譬如你磨出麪粉, 把他裝在糧房裏, 你卻從那裏慢慢兒取來用, 那他還算是整的麼? 這一定是他們騙你的, 你非得明白些纔好, 要不然恐怕他要騙你, 你想怎麼會整的呢?

阿尼西 那我就不知道了，這是意瑪賽奇替我們想的主意。他說把錢存在銀行裏，錢都是整的，卻還可以取利。

密特里 (停食) 這是不錯的。我住在那商人家里，他也是這樣。只要錢存在銀行裏，那怕整天躺在牀上不做一點事，也常常可以取到錢。

阿奇姆 你說的真奇怪。你取是取到了，可是他卻從那裏來的錢呢？

阿尼西 是銀行裏給的。

密特里 爲什麼呢？他是一個婦女，也分別不出什麼來。你看着，我來對你說出一個道理來。譬如你有錢，我到了春天，田地裏還是空着，播種又沒有錢。我就跑到你那裏來，說道：『阿奇姆，請你借給我錢！等到我從田裏收下來，就交你，另外把一畝田裏收下來的錢孝敬給你。』譬如你看見我那裏還有牛馬等類，可以做抵押，你就說道：『你給兩三個盧布做孝敬也就算了。我家一頭驢子生了病不能走動了，』我說：『得了！給你十個盧布罷。』到秋天收成的時候就送過來，另外再拿三個盧布來算孝敬你。

阿奇姆 這不過是鄉間是這樣的，我們剛纔說的並不如此。

密特里 你等着，一會兒就說到這裏。你既然這樣做了，在我身上剝搜許多錢；再譬如阿尼西也有許多空閒的錢，他是一個婦女，不知道拿來作甚麼辦纔好。他就到你這兒來，說道：『你不能用我的錢來生點利麼？』你自然說是『可以的。』你就等着。到了夏天我又到這裏來，說道：『請你再借給我錢，我孝敬給你……』你曉得我身上還有幾張皮可以剝剝，你就把阿尼西的錢交給我。假如我家裏實在挪不出什麼來，看那樣子再也剝剝不了，你就說道：『快給我滾開！』你又去找別人把自己和阿尼西的錢借給他，慢慢地剝剝他。銀行的事情也是這樣的。他的錢比較更爲流通些。你看這聰明不聰明！

阿奇姆（大怒）這算做甚麼？這簡直是罪孽。有人要做這樣事，那真好像犯罪一般。這事情實在是不合法律的，真可稱爲罪惡。這還算聰明麼？……

密特里 他們覺得這是很利益的事情。只要誰傻一點兒，——像婦女這樣——自己也

不能拿錢來做事，就可以存到銀行裏去，銀行裏就用這錢來盤剝人民，真是聰明的事情！

阿奇姆（嘆氣）據我想，沒有錢就是憂愁，有了錢就什麼都不怕。可是上帝是讓我們做工的，你卻把錢放在銀行裏，自己舒舒服服的睡着，到時候取不應當取的錢。這真是不合天理的事情！

密特里 不合天理麼？現在人卻不但不這樣想，並且還認為應該的事情！

阿奇姆（嘆氣）可見時候到了。你往城裏去看看各色的貨物，都很齊整美麗。其實什麼也都不是。他竟把上帝忘了，忘了上帝……謝謝你，够了，很飽了。（離開桌子，密特里也坐在坑上。）

阿尼西（收拾好了桌子，自己也就喫起來。）他那父親心眼很直，說出來正有點害羞呢？

阿奇姆 什麼事？

阿尼西 自己說話呢。

(阿奴特加入)

阿奇姆 小寶貝啊！你很忙！我想你不會凍着麼？

阿奴特加 實在很冷。你老人家好麼？

阿尼西 怎麼？在那邊麼？

阿奴特加 沒有。安得利昂剛從城裏來，他說他看見他還在城內酒館裏喝酒呢。聽說喝得醉了。

阿尼西 你想喫飯麼？就去喫罷。

阿奴特加 (到爐子旁去) 天真冷。手都凍僵了。

(阿奇姆脫下靴子，阿尼西洗器皿)

阿尼西 父親！

阿奇姆 你說什麼？

阿尼西 馬林在那裏境況好不好！

阿奇姆 還不錯。他的爲人還聰明安靜，又能够操勞，並且事事能够順從人。實在不錯。

阿尼西 有人說你們村子裏馬林的丈夫的一個親戚想娶我們阿庫林。你沒有聽說麼？

阿奇姆 就是那個米洛諾甫麼？他們女人中間也會談過這件事情，卻不知道成不成。不

錯，馬德鄰還同我提過，我一下子就會忘了。至於米洛諾甫這人也很好。

阿尼西 我也不想他能够快快的嫁出去了。

阿奇姆 這是什麼意思？

阿奴特加 （靜聽）他們來了。

阿尼西 唔！不要理他們。（並不轉過頭來，還在那裏洗匙子。）

（尼其泰入）

尼其泰 阿尼西，妻子誰來了？（阿尼西看了他一眼，回過頭來，也不說話）

尼其泰 （拂然）誰來了？難道會不認識麼？

阿尼西 不要鬧了。快進來罷。

尼其泰 (更怒) 誰來了?

阿尼西 (走到他面前,拉着手) 唔!丈夫來了。到屋子裏來罷。

尼其泰 (抵抗他) 是丈夫,可是丈夫叫什麼名字呢?快說對了。

阿尼西 就是你——尼其泰。

尼其泰 喂,我的妻子——快說我的父名。

阿尼西 阿奇姆慈。唔!

尼其泰 (還立在門口那裏) 不對,你說我的姓叫什麼?

阿尼西 (笑着,拉他的手) 奇列金。你站在外邊不怕受涼麼?

尼其泰 (撑着門樞) 不,你說,奇列金那個腳先跨進屋裏來?

阿尼西 不要這樣,外邊冷極了。

尼其泰 你說,那一隻腳先跨進來?一定要你說。

阿尼西 (自語) 真討厭! 左腳快進來罷。

尼其泰 得了。

阿尼西 你看坐在屋裏的是誰?

尼其泰 是父親麼? 我不能輕視自己的父親。應當對父親表示敬意。父親，你好! (向他鞠

躬，同他攜手) 你好!

阿奇姆 (不答) 酒，酒，喝了酒什麼都做得出來。真是罪孽。

尼其泰 是酒麼? 喝什麼? 因為賀喜同朋友多喝了幾杯酒，實在是我錯了。

阿尼西 去睡罷。

尼其泰 妻子，你說，我站在那裏?

阿尼西 得了，睡去罷。

尼其泰 我還要同我父親一塊兒喝茶呢。你快去燒大鍋去。阿庫林，快進來罷。

(阿庫林盛裝拿着購物，走到尼其泰那裏。)



阿庫林 你怎麼這樣粗心，買的絲線放在那裏呢？

尼其泰 絲線麼？就在那邊。喂，密特里！你在那裏睡熟了麼？快收拾馬去。

阿奇姆 （不看見阿庫林，只看他兒子。）這有什麼法子，老頭子也快死了，他卻放縱得厲害，還要指使別人收拾馬，真是罪孽。

密特里 （從坑上爬下來，穿起靴子。）馬在院子裏麼？我就去。（穿着大衣，往院子裏去）

尼其泰 （坐下）父親，你饒恕我能。我實在喝了酒，但是這有什麼法子呢？雞兒也都喝酒，這算什麼？請你饒恕了我，至於密特里呢，他並不以為辱，他已經去收拾了。

阿尼西 真的要燒大鍋麼？

尼其泰 要燒的。父親來了，我要同着他喝茶說幾句話。（向阿庫林）所買的東西全都拿進來了沒有？

阿庫林 所買的東西麼？自己的都拿進來了，其餘還放在車上。你看，這還不是我的？（把包袱往桌一扔，把東西一件件放到箱子裏去。阿奴特加在那裏看阿庫林放東西。阿奇

姆不看他兒子，在牀上收拾草鞋。

阿尼西（拿着大鍋出去）箱子裏這樣滿！還要買。

尼其泰（自己裝出不會喝酒的神氣來）請你不要責備我。你想我喝醉了麼？其實我並不會醉呢。無論喝多少酒，也不會失了知覺。我一會兒就同你談話。我什麼事情都記着。你有什麼關於錢的事情，或者是馬死了——我全有法子可以想，現在我手頭就有。不過錢數要太大，那就應等幾時再說，除此以外我是全能辦到的。

阿奇姆（搖頭）唉……唉……

尼其泰 我就拿錢出來，（伸手往口袋裏，拿出一本紙夾子，打開來，取了十塊盧布。）拿去另買一匹馬罷。我決不會忘記父親，我一定不能離開父親。唔，拿去罷！這是很平常的事，我不惜這些錢。（走進過來，把錢授給阿奇姆，阿奇姆不去取他。）

尼其泰（攜他的手）我給你，你就拿去罷，我不可惜。

阿奇姆 我不能拿你錢，也不願意同你說話，因為你這個人實在沒有道理。

尼其泰 以後決不放肆了，請你收了罷（放在阿奇姆的手上。）

阿尼西 （入，站在那裏）你已經拿着，也就不必了，

阿奇姆 （搖頭收起錢來）唉，酒呀！不是人，就是……

尼其泰 就是這樣好，拿來——就拿來，不拿來也隨便你，我就是這樣（看見阿庫林）

阿庫林，把東西拿出來看看。

阿庫林 什麼？

尼其泰 把東西拿出來看看。

阿庫林 那些東西麼？有什麼可看的，我已經收拾好了。

尼其泰 快拿出來，給阿奴特加看看。阿奴特加貪着要看呢，把那一件皮衣解開來，給他

看看，快放這裏來。

阿奇姆 唔，看看就討厭（爬上坑去）

阿庫林 （拿起來放在桌上）唔，怎樣瞧他呢？

阿奴特加 這全很好的！比司鐵彭尼傑的還好呢。

阿庫林 司鐵彭尼傑的？司鐵彭尼傑的怎能及得到這個呢？（露出高興的神氣，來回不

住的翻弄。）你看這裏，這是法國式的……

阿奴特加 這印花布也很好看！我母親也有一件，是淡青色的，不過這個還比較鮮亮些。  
這實在是很好的。

尼其泰 唔唔！（阿尼西生着氣跑到雜具室裏去，拿着管子和食桌木回來，走近桌子那裏。）

阿尼西 你這麼弄得這樣散亂。

尼其泰 你看這裏。

阿尼西 我看什麼？難道我沒有見過麼？快收拾去罷。（用手打皮裘落地。

阿庫林 你動什麼？你要動，就動你自己的。（把皮裘拾起）

尼其泰 阿尼西！你看！

阿尼西 我看什麼？

尼其泰 你想着，我把你忘記了。你看這裏。（指着那包袱，卻就坐在上面）這是給你買的東西。不過要好生服伺我妻子，我坐在那裏？

阿尼西 我很有膽氣。我不怕你，你拿誰的錢這樣胡逛，並且買了不少東西呢？拿的是我的錢。

阿庫林 怎麼是你的——你想偷去，那是不成。你給我走罷。（想跑過去推他）

阿尼西 你推什麼？我卻不推。

阿庫林 我不推你？你看着罷。（極力撞阿尼西）

尼其泰 你們婦女們又怎麼了？！（站在兩人中間）

阿庫林 真放肆，你也要同我嘴硬，你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事情。你想着別人都不知道麼？

阿尼西 知道什麼？你說！你說！知道什麼？

阿庫林 知道你的事呢。

阿尼西 你是一個淫賤的女人，你與別人家的丈夫姦宿。

阿庫林 你卻也把自己丈夫弄死了。

阿尼西 （就奔向阿庫林）我和你拚命。

尼其泰 （阻住他）阿尼西你忘了麼？

阿尼西 你威嚇我做甚麼？我卻不怕你。

尼其泰 出去！（把阿尼西抓住，往外推。）

阿尼西 我往那裏去？我不能夠出我自己的家。

尼其泰 我讓你走，你敢不走！

阿尼西 我一定不走。（尼其泰推他，阿尼西扳住小門，又哭又嚷。）爲什麼我從自己家

裏被人趕出來呢？你這惡人做的是什麼事情？你想想，你後來逃不得審判麼？你等着罷。

尼其泰 唔唔！

阿尼西 我一定往村長和警察長那裏去。

尼其泰 你去罷（把他推出）

阿尼西 （在門外）我上吊去了！

尼其泰 真討厭！

阿奴特加 唉，我的母親！（大哭）

尼其泰 我真怕他，你哭什麼？快去看看那火鍋罷。（阿奴特加出）

阿庫林 （收拾購物，一一安放）這東西真不識擡舉，你來，我把他的外衣也給絞了，絞掉他。

尼其泰 你已經把他趕出去了，你還想什麼？

阿庫林 把他新肩巾也給弄臟了，這雌狗還不出去，我一定要剝下他的皮來。

尼其泰 你又生什麼氣？難道我還愛他麼？

阿庫林 愛他麼？還誰愛他？這樣厚嘴的婦人，把他棄掉了，也就沒有什麼，非趕他出去不

可。房屋是我的，錢也是我的，並且我還是主婦……他是什麼人，——他是一個下賤東

西。他所以纔和你這樣。

尼其泰 唉，婦女們的喉嚨一張開是閉不攏的。你說些什麼？自己還不知道。

阿庫林 不知道。我不能夠和他一塊兒住着。我一定要趕他出去。他也不能給我一塊

兒住着。他又不是主婦……

尼其泰 得了。你同他理論什麼？你不要看他，你要看我。我是主人。我怎樣願意，就怎樣做。

我實在不愛他，卻愛你。你喜歡誰，就愛誰。我的權力是這樣的。不妨把他囚起來。你看他，我那裏。（指着腳下）唉，可惜沒有樂器在這裏！

坑上的麪包，

階上的米飯，

我們一塊活着，

一塊遊逛；

死神到來，



我們一塊兒死。

坑上的麪包。

階上的米飯……

（密特里進來，脫下衣服，爬上坑去）

密特里 婦女們又打起架來了！

阿奇姆 （坐在坑上，拿着靴子就穿）爬到裏頭去罷。

密特里 老是這樣吵吵鬧鬧的，唉，上帝！

尼其泰 拿果子酒來，我們喝茶罷。

阿奴特加 （進來，向着阿庫林）姑娘，火鍋可以拿來了。

尼其泰 你母親在那裏？

阿奴特加 他在外屋裏站着哭呢。

尼其泰 叫他把火鍋端來。阿庫林，你理理器具罷。

阿庫林 器具麼好了。(收拾器具)

尼其泰 (拿着果子酒,羊飽子和糟白魚)唔!外屋裏有鯽魚。這是錢。等着。(拿起算盤)  
就查一查帳。(重新扔下)麥粉八角錢,香油……付父親十盧布。父親快來,請喝茶罷。

(阿奇姆也不回答,坐在坑上,把果子屑倒出來)

阿尼西 (攜着火鍋進來)放在那兒?

尼其泰 放在桌上。你還到村長那兒去麼?你也說說話,喫點東西罷。不要生氣了。坐下來  
喝茶罷。(給他倒了一杯)這就是給你買的東西。(把他坐在上面的包袱交給他)阿

尼西拿着,搖了搖頭,也不說什麼話)

阿奇姆 (爬下來穿上皮襖;跑到桌子那裏,把錢放在桌上)唔!你的錢,收起來罷。

尼其泰 (不去看鈔票)你要那裏去?

阿奇姆 我就走,我就走,我們再見罷。(拿起帽子和帶子)

尼其泰 天也晚了,往那裏去?

阿奇姆 我不能够在你家住着，我實在不能。

尼其泰 到底你想往那裏去？

阿奇姆 （繫上帶子）我就要走，因為你這個人實在是不好，尼其泰，你家裏實在不好。這樣子是不行的，我就要去。

尼其泰 唔！請坐着說一會子話罷。

阿尼西 這樣子在人前是很不好意思的，難道你受了什麼辱麼？

阿奇姆 我有什麼受辱的地方，沒有的，不過我實在看不過我那兒子自己這樣的作踐。

尼其泰 有什麼作踐的地方，請你說。

阿奇姆 作踐，你簡直在『作踐』裏，我也不忍和你說。

尼其泰 你給我說就得了。

阿奇姆 我給說那孤女的事情，你實在是污辱了他，污辱了馬林。

尼其泰 又記來了，過去的事情提他什麼？

阿奇姆（大怒）過去的事情還沒有過去？罪孽和罪孽是互相連貫的，你簡直是鎖在罪惡裏，鎖在罪惡裏。

尼其泰 先坐着喝茶，再講話罷。

阿奇姆 我不能够喝茶，因為你這種罪惡的樣子，我真不願意看你，我也不能够與你一塊喝茶。

尼其泰 坐着再說罷……

阿奇姆 你雖然有錢，其實也如同在網羅裏一樣。尼其泰，靈魂要緊呀！

尼其泰 你怎能有權在我家裏責備我？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在小的時候，可以被你隨便打，現在卻不行了。

阿奇姆 這是實在的，現在也不用說別的，也要捋你父親的鬍子，你簡直是在罪惡裏過活罷了。

尼其泰（大怒）我是這樣過活的，卻也不求着你什麼，你反倒要向我借錢。

阿奇姆 錢麼？你的錢就放在那邊。我就要走，我也決不拿你們的錢。

尼其泰 得了，不要生氣了。是我的錯。（用手攔住他）

阿奇姆 （大叫）你快讓我走，我決不留在這裏。寧可在籬笆下過夜，總比在你家好。我走了。（出）

尼其泰 這是什麼會事？

阿奇姆 （開門）尼其泰，你記着！靈魂是要緊的。（去）

阿庫林 （拿着茶杯）斟茶好不好？（全都不說話）

密特里 （吼聲）唉，真是罪孽！（全都戰兢）

尼其泰 （躺在牀上）唉，沒味，沒味。阿庫林！樂器在那兒？

阿庫林 樂器麼？已經壞了，不是要去修理麼？我斟好茶給你喝罷。

尼其泰 我不想喝。這世界真悶煩。唉，我真沒味，沒味。（大哭）（閉幕）（第三幕完）

## 第四幕

### 第四幕人物

尼其泰

瑪德鄰

阿尼西

阿奴特加

密特里

鄰婦

庫瑪

媒人 固執的鄉人

秋晚月明，臺上飾院的內部，中間是外屋，右面暖房和大門，左面冷房和地窟，屋裏有說話聲和醉語聲。鄰婦從屋內出，招呼庫瑪到自己身邊來。

鄰婦 爲什麼阿庫林不出來呢？

庫瑪 爲什麼不出來？他很喜歡出來，也許是忙的緣故。媒人來看新婦，他卻藏在冷屋裏，不露出臉來。

鄰婦 這是什麼緣故？

庫瑪 人家說他肚皮很大呢。

鄰婦 難道真是這樣的麼？

庫瑪 當然是實在的。（作耳語）

鄰婦 唔！真是罪孽。媒人大概也能看出來了麼？

庫瑪 他們那裏會看得出來呢？一個個都喝醉了酒。不過賠去的嫁妝卻不算少。嫁出一

個姑娘，也真不容易……兩件皮襖，六件裏衣，一條法國式的肩巾，還有許多布和二百

塊盧布。

鄰婦 拿這些錢也不算什麼歡喜，纔可恥呢。

媒人 （一人自屋內出，打了一個嗝兒）真熱，出了許多汗，恐怕要得感冒。（站着乘涼）

唔！誰知道他真有點不是這樣……就是那老太婆也……

瑪德鄰 （自屋內出）我瞧瞧媒人在那裏呢？你在這裏呢？唔！這件事情辦得很好。男女

嫁娶並不是隨便說說的事。我做媒人是不願意說謊的。你這件事情是辦得很好的，他們正要感激你到一世呢。這樣漂亮的姑娘，在村裏是很少見的。

媒人 是這樣的，可是賠的錢大概也不能少。

瑪德鄰 那就不用說了。他父親遺下的錢差不多全是給他的。在現在時候得錢那能這樣容易呢。

媒人 我可不能管，女兒還是自己的。他們總願意多一點纒好。

瑪德鄰 我實實在在的給你說：假如我不說，你一世也聽不見這樣話。關於錢的事情，他父親臨死時，曾吩咐叫他妻子嫁尼其泰，可是所有的錢都應當全遺給阿庫林，這話是從我兒子那邊得知的。這件事情在別人一定多少有一點吞沒，我的尼其泰卻乾乾淨淨的拿出來。這豈是容易的事情呢！

媒人 人也說過這錢一大半是給他（女）的。你兒子卻也有一份。

瑪德鄰 不錯。反正在別人手裏的東西一塊薄片也算大的；有多少，就給多少。我給你



所說的，你大概也都明白，也可以信我。那姑娘實在是很好的。

媒人 我剛纔同一個人講起他（女）來。他爲什麼不出來呢？我想他不生病麼？

瑪德鄰 他有病……姑娘身體是很強壯的，你別亂說了。你上一次不是已經看過他麼？

他很能操勞，不過耳朵有一點聾，那是實在的。唔！紅蘋果上有了蟲眼兒，也貶不了甚麼價。至於他爲什麼不出來，那女兒家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他知道是他訂婚，那他當然有點不好意思的。到明天也就好了。對於姑娘方面你可以不必疑惑。

媒人 那就很好了。

瑪德鄰 不過你不要忘掉了我。我對於這事是很出力的。你切不可丟開我……

屋內婦女的聲音 走了，走了。意溫，走罷。

媒人 就來了。（去。在屋裏忙了一會兒，也全出去了。）

阿奴特加 （自屋內跑出，向阿尼西招手使來。）母親！

阿尼西 （自內出）什麼事？

阿奴特加 母親，到那邊去，要不然他們就聽見了（兩人走近馬廐）

阿尼西 什麼事？阿庫林在那裏？

阿奴特加 他跑進庫房裏去了。他在那裏做甚麼！他說一個人悶極了，按捺不住，再等一會他就要叫嚷起來了。

阿尼西 讓他等一等，送完客再說。

阿奴特加 他又急又愁。他說他們白白的把我騙桌酒喝。我不願嫁人，我情願死。母親爲什麼他不早死呢？我真怕他！

阿尼西 他決不會死；你也不要到他那裏去。你走罷。（兩人全出）

密特里 （一人從門內出，打起乾草來。）唉！上帝！上帝！喝多了酒，精神都喪失了。院子裏酒味也發出來。你看乾草也挪動過，真討厭。（嘆氣）到了睡交的時候了！我不願意進屋去。他們那些醉鬼！（聽見他們走）唔！可走了！上帝！無謂的事！

尼其泰 （入）密特里！你到牀上去睡罷。我來收拾。

密特里 唔！你送完客了麼？

尼其泰 已經送過了。這件事情辦得真不對勁。我不知道什麼辦。

密特里 唉！真沒有意思……

尼其泰 密特里！你也不用說費話了。

密特里 得了，我就進屋裏去。（嘆氣而去）

尼其泰 （不說話了好半天；坐在雪車上。）唔！這事情怎麼辦呢？

阿尼西 （出）你在那裏？

尼其泰 在這裏！

阿尼西 爲什麼坐着等着誰？立刻就要拿出來。

尼其泰 我們怎麼辦呢？

阿尼西 我讓你怎樣做，你就做去。

尼其泰 把他送到那裏去呢？

阿尼西 你若是願意，你就這樣辦去。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尼其泰 那就怎麼辦呢？

阿尼西 就讓你往地窟裏去掘坑。

尼其泰 這樣那裏能成呢？

阿尼西 （怒）那就要這樣。就是這樣是不成的。你自己好生想一想，叫你往什麼地方去，你就往什麼地方去就得了。

尼其泰 這事情怎麼辦呢？

阿奴特加 （出）母親，老太太在那叫你。我好像見姑娘那邊有小孩的哭聲。

阿尼西 別胡說！貓在那裏叫呢。跑到屋裏去躺罷。要不我就把你……

阿奴特加 母親，我不說了。

阿尼西 你敢說麼？一說就打死你。（阿尼西揮手叱之，阿奴特加遁去）

阿尼西 （向尼其泰）你按我的話做去罷。要不你看着！（去）

尼其泰（悶着不說話了許久）唔，這是什麼事情！這些女人真受累！他說你要再想一想，叫我怎樣想法？想着甚麼？那阿尼西更把人纏得厲害，難道叫我做和尚麼？主人死了，我並沒有罪，於我卻一點沒有關係，難道這宗事情還會少麼？難道我是勸他做這件事情的麼？假如我那時知道了，也早就把他殺死了，實在要殺死他，並且加入這件事情的，還有那一個……他這一次反來羞辱我，我母親對我說，他很羞辱我，很看不起我，那我還怎能和他住在一塊兒呢？唉，這件事情！姑娘還盼着上吊，那我還有什麼法子辦呢？不，但我就連別人也沒有法子，唉，這件事情！（坐着想起來）這些女人膽子真大！想出這樣法子來，我決不這樣辦。

瑪德鄰（拿着燈和鏟子出來）你爲什麼還坐着，像雞在棲籠上一般？他叫你做的是甚麼？快去做罷。

尼其泰 叫我怎樣做去呢？

瑪德鄰 我們知道怎樣做？你應當辦你自己的事情。

尼其泰 你們簡直纏死我了。

瑪德鄰 什麼？你想不做這件事情麼？你仗着什麼，你想不做？

尼其泰 這是什麼事情！也是一個活的生靈呢。

瑪德鄰 活的生靈，果然是不錯。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假如送到育嬰所裏去，——那反正亦是一個死，閒言閒語卻一下子傳播出去了。那姑娘還有臉見人麼？

尼其泰 他們怎能知道呢？

瑪德鄰 無論那一家裏，要是沒有什麼事情便罷。一有事，那禁得住別人不知道麼？你還是照着我所吩咐的事情做去。這不是我們女人家的事情，沒有男子是不行的。唔！鏟子在這裏，快爬進去做事罷。我給你照着燈。

尼其泰 做甚麼？

瑪德鄰 （小聲）就是掘坑。一會兒就把他拿出埋在裏頭。你看他又在那裏叫嚷。快做罷，我立刻就要進去。

尼其泰 他已經死了麼？

瑪德鄰 一定是死了。不過應當趕快做纜好。人都還沒有睡好，要是有一人聽見，或是看見，那就不得了。並且警卒一會兒就來查夜。（交給尼其泰鏟子）快爬到地窟裏去罷。在那邊角上掘一個坑，土是很鬆的，一會裝進去了，再把土填上。土地決不會把這件事情說給別人聽的。

尼其泰 你們真纏死我了。我簡直的要走開。你們怎樣做，就怎樣做。

阿尼西 （自門內出）他掘好了沒有？

瑪德鄰 他不願意呢。

阿尼西 （大怒奔出）不願意！不願意！坐在監獄裏餵虱子願意麼？我立刻就到警卒那裏去說。

要失敗就一塊兒失敗。我全說出來。

尼其泰 （戰慄）你說甚麼？

阿尼西 什麼？全說出來。誰拿的錢你！（尼其泰不說話）誰進的毒我！可是你也知道，知

道，知道同你是商量好了的！

瑪德鄰 尼其泰，得了！你怎麼這樣傻？這有什麼法子呢？還是趕緊做去罷。

阿尼西 你是什麼東西！你不願意！你常常罵我，現在也輪到你自己身上來了。快去罷。要  
不，我就要照剛纔所說的話辦了！拿着鏟子去罷。

尼其泰 好，你挾制得我這樣厲害！（拿起鏟子，皺着眉頭）我不願意。我不去。

阿尼西 你不去（嚷起來）你們快來！喂！

瑪德鄰 （掩住阿尼西的嘴）你怎麼了？發瘋了麼？他一定去……兒子，你快去罷。

阿尼西 立刻叫警卒去！

尼其泰 得了！你嚷什麼？你覺得你有理，其實也都是同樣的。（到地窟那邊去）

瑪德鄰 這件事情本來是這樣的。你能够開始，就應當把他告終了。

阿尼西 （含怒）你還說我！就算是這樣，不過並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你卻也在裏頭。

瑪德鄰 唔！你也不要生氣了。最好聲音小一點兒，讓他在這裏做工，你到姑娘那邊看看。



去罷。（拿着燈跟在尼其泰後面，尼其泰爬進地窟裏去）

阿尼西 自己作的孽，讓他自己去收拾。（更怒）我一個人苦也受够了，生生的把彼得給弄死，現在讓他自己也知道知道，我自己是不可惜；真不可惜。

尼其泰 （在地窟裏）照着燈。

瑪德鄰 （把燈移到邊來；向阿尼西）他在那裏掘了，你去取來罷。

阿尼西 你站在這裏，不要給他跑掉了。我去取來。

瑪德鄰 不要忘記了祈禱，有十字架麼？

阿尼西 我知道，我去找找去。（去）

瑪德鄰 阿尼西也太囉唆了。說起來真沒有意思；這件事情趕快辦完了就得了。姑娘既不落人家把柄，兒子又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家庭裏很和氣，那他們也不會忘記了我。沒有我，瑪德鄰在這裏，這件事情他們那能想出辦法來呢？（向地窟內）兒子，完了沒有？

尼其泰（爬出來，祇露着腦袋）那邊怎麼了？快拿來罷。爲什麼這樣慢？做就索性做完了。纔爽快。

（瑪德鄰剛進外屋，就看見阿尼西走出來。阿尼西手裏抱着用破布包着的嬰兒。）

瑪德鄰 你爲他祈禱了沒有？

阿尼西 已經祈禱過了。好容易纔奪下來，——他還死不肯放呢。（走過來就交給尼其泰。）

尼其泰（不去接他）你自己拿着就得了。

阿尼西 自己拿去罷。（把小孩扔給他）

尼其泰（趕緊接着）還活着！母親，還動呢！活的我怎能下此辣手呢？

阿尼西（從他手裏奪下小孩來，扔進地窖裏去）趕快埋好了，就不活了。（推尼其泰下）你的事情應當你自己弄完他。

瑪德鄰（坐在階上）他當然是很疼掠他親生兒子的。不過也沒有法子。誰叫他造這

樣孽呢，阿尼西站在地窖上面。瑪德鄰坐在臺階邊上，瞧着他說起話來。他實在是害怕。這固然是難堪的事情，可是除此以外並沒有別的法子。（朝着地窖一看）大概可以完了。（向阿尼西）什麼？

阿尼西（看着地窖）用板蓋的，他坐在板上。大概是完了。

瑪德鄰 你看這件事情也真難辦。

尼其泰（渾身戰慄着爬出來）還活着！我不能活着！

阿尼西 是活着，你卻往那裏去呢？（想阻住他）

尼其泰（奔向他）走開，我要殺死你（抓住阿尼西的手，阿尼西拉脫掉）我要殺你。

（瑪德鄰迎上去阻止他。阿尼西跑上臺階。尼其泰對他母親說）我也把你……殺死，

你給我走！（瑪德鄰也跑到臺階上去。尼其泰止步）殺！全殺死他們！

瑪德鄰 這是懼怕的緣故。不要緊，一會兒就完。

尼其泰 他們怎麼做呢？他們使我怎樣做呢？還在那裏哭……唉，還活着！（嘿然靜聽）

還哭……還哭（跑到地窖旁邊）

瑪德鄰（向阿尼西）大概他想埋去，尼其泰，給你燈。

尼其泰（不答，靠着地窖）不聽見了。（走開，又站住）叫我有什麼法子辦呢？（又靜聽）

又哭了。這怎麼辦呢？母親，喂，母親！（跑到他那裏去）

瑪德鄰 兒子，什麼事？

尼其泰 母親，我不能，我竟不能了。母親，你可憐我一下子罷！

瑪德鄰 你害怕了。快去喝一杯酒，壯壯膽子。

尼其泰 母親！你看我有什麼法子辦呢！小孩子還哭着……（走開，坐在雪車上）

瑪德鄰 兒子，你去喝一杯酒罷。我自己到雪車裏收拾去。

尼其泰 酒在那裏呢？還沒有喝完麼？（去，站在外屋旁邊的阿尼西也一聲不言語的轉

過身來）

瑪德鄰 你來，我自己爬進去埋。他把鏟子扔在那裏？（找到鏟子，爬入地窖裏去，走了一

半) 阿尼西, 你來, 給我照燈。

阿尼西 他怎麼了?

瑪德鄰 他害怕死了。你責備得他也很厲害了。讓我自己來做罷。燈放在這裏, 我看見。

(瑪德鄰隱入地窖)

阿尼西 (向着尼其泰走去的門說) 你玩得好呀。當時你很喜歡, 現在你也知道怎樣的味兒了。你的氣燄恐怕也要減小不少。

尼其泰 (從外屋跳出, 跑到地窖那裏) 母親, 喂, 母親。

瑪德鄰 (從地窖裏伸出頭來) 兒子, 什麼事?

尼其泰 (靜聽) 不要埋他還活着呢! 難道你沒有聽麼? 活着還哭着……

瑪德鄰 在那裏哭呢? 你已經把他壓成餅了。腦袋都破了。

尼其泰 這是什麼? (傾耳朵) 還哭! 我決定我自己的生命。決定了! 我要怎麼辦呢? 我往

那裏去呢?…… (坐在階沿上) (閉幕) (第四幕完)

## 第五幕

### 第五幕在場人物

尼其泰 甲女

阿庫林 警卒

瑪德鄰 德羅慈闊

馬林 阿庫林的未婚夫

阿尼西 乙女

阿奇姆 車夫

阿奴特加 女媒人

馬林丈夫 村長

還有結婚時的男女賓客和閒人

第一段

臺上佈一置放稻草的場院。前面是禾堆，在左面是打禾場，右面是稻院。院門開着；門裏就是柴堆；門裏邊微微的聽見唱歌的聲音。兩個女孩在那邊道路上走着。

甲女 你看，天剛晴，皮鞋就沾不着泥，在鎮裏頭卻不行。地上泥多極了……（止步，用稻

草擦鞋）

甲女（向草堆看着）那裏是什麼東西？

乙女（四面看望）那裏是密特里，他們家的工人。你看他醉得這樣。

甲女 他不是不喜歡喝酒的麼？

乙女 大概這一天就喝醉了。

甲女 你看，他是到這裏來打禾的。手裏還拿着繩子，一下子就會睡着了。

乙女（靜聽）婚禮還沒有完，還沒有祝福。聽說阿庫林很不願意出嫁呢。

甲女 我母親說他實在不願意。後來還是他繼父逼着他纔答應呢。人家對於他很講些

閒話。

(馬林從後面趕至)

馬林 姑娘們都好！

女孩 嬸嬸，你好！

馬林 是來看婚禮的麼？

甲女 已經從那裏出來了。

馬林 請你把我丈夫謝蒙叫出來，你們知道他麼？

甲女 怎麼會不知道呢？他同新郎是親戚。

馬林 那是我丈夫的姪子。

乙女 你爲什麼自己不去呢？連婚禮都不去參觀。

馬林 一則不高興去，二則是沒有閒的工夫，我們要去了，我們本來不是來參觀婚禮的。因爲我們連麥子往城裏去，站在這裏餵馬，我丈夫就被他們叫去了。



甲女 你往那裏去？不是到萬道萊奇家裏去麼？

馬林 是往他那裏去的，現在我站在這裏，請你去把我丈夫叫來，你說：你的妻子馬林叫你去趕走呢，馬都駕好了。

甲女 既然你自己不去，那我們去就得了。（二女出聽見唱歌的聲音）

馬林 （凝想）進去也沒有什麼；不過不願意，因為自從那天他拒婚的時候起沒會見過他一次。現在他同阿尼西在一塊，聽見他們很不和睦。阿尼西是一個又粗魯又有脾氣的人，那我是很知道他的。他情願過那冷淡的生活，同我變了心，我卻不記他的惡，不過當時我覺得很受氣，現在卻也忘得乾乾淨淨了。唉，又看他了。（望院內望，看見尼其泰）你看他爲什麼到這裏來？姑娘不是對他說的麼？爲什麼他離開賓客自己跑到這裏來呢！讓我走開罷。

（尼其泰走過來，哭喪着臉，搖了搖手，嘴裏不知道說些什麼話。）

馬林 你看他這種憂愁的樣子。

尼其泰 (瞧見馬林) 馬林! 好明友! 你什麼事?

馬林 我自己來找自己的丈夫的。

尼其泰 你爲什麼不來參觀婚禮呢? 你看你笑我呢。

馬林 我笑你做什麼? 我自己來找自己的丈夫呢。

尼其泰 唉, 馬林! (想抱他)

馬林 (怒拒之) 尼其泰, 不要這樣無禮。這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我是來找我丈夫的。他在你家中麼?

尼其泰 你記得從前的事情麼?

馬林 前事不必記起。過去就算過去了。

尼其泰 那就是不能重溫舊情麼?

馬林 那是決不能的。你爲什麼要出來呢? 自己是主人, 卻離開別人就出來。

尼其泰 (坐在草堆上) 爲什麼出來? 唉, 那你怎知道我的意思呢? 我真悶極了, 你看我

悶得眼前都發起黑來。我就從那邊溜出，因為實在不願意看見這些人。

馬林（向他走近）這是什麼意思呢？

尼其泰 這幾天喫也不想喫，喝也不想喝，連睡覺都睡不熟。唉，我真悶極了！最使我憂悶的就是我的心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卻沒有一個人能替我辯解的。

馬林 尼其泰，人是離開憂愁不能生活的。我也常有怨艾的時候，卻一會兒就過去了。

尼其泰 這是過去的事情。唉，你固然是無憂無慮，我卻怎樣呢？

馬林 怎麼會事？

尼其泰 我自己的生活在覺得乏味，並且慚愧。

唉，馬林！當時你不能够保持我，卻害我和自己！難道這是生活麼？

馬林（站在那裏要哭出來，卻忍住了。）尼其泰，我並不怨自己的生活。我並不怨。那時我在丈夫面前述懺悔的意思。他饒恕我，並不加以責備。我於我自己的生活在沒有什麼怨艾。我丈夫性子很溫和，並且十分體貼我；我替他管管小孩，洗洗衣服！他也很憐

惜我。上帝監督着，我那裏有不足的地方。你的生活卻怎樣。你是很有錢的……

尼其泰 我的生活……不過我不願意驚擾這婚禮，要不就可以拿這繩……（從草堆裏把繩拿起來）扔在門環上，把紐結繫好，就爬在上面，把腦袋套進去……這就是我的生命！

馬林 得了。

尼其泰 你想着我是說玩笑麼？想着我喝醉了麼？我並不醉。現在我是滴酒不入的了。憂愁把我喫完了！我心裏一刻沒有安寧的時候！唉，馬林，要是我同你還相好着……你還記得我們倆在鐵鋪裏過夜的時候麼？

馬林 尼其泰，瘡痛的地方切不可再去弄壞他。我是服從法律的，你也要這樣。我的罪已經被人家寬恕，決不要再起風波了。

尼其泰 我心裏這樣不安，怎麼辦呢？有什麼法子？

馬林 有什麼法子？你自己有妻子，有家產。你既然愛阿尼西，你就愛他罷！

尼其泰 提起阿尼西那更叫我愁死了，他像壞草似的絆着我的腳。

馬林 無論如何總是你的妻子……再說些什麼！不如還進去款待客人，帶着把我的丈夫叫出來。

尼其泰 唉！你也一定知道這事情……有什麼可說的呢！

馬林的丈夫 （喝得醉薰薰的跑出來）馬林！老太太你在這裏麼？

尼其泰 你的丈夫來了，在那裏叫你呢。你去罷！

馬林 你怎樣呢？

尼其泰 我？我躺在這裏。（躺在草上）

馬林丈夫 他在那裏？

阿奴特加 他在場院那裏呢。

馬林丈夫 你站着幹什麼？去看結婚罷！主人家請你進去，婚禮立刻就要舉行，我們去罷。

馬林 （迎上去）我正不願意呢。

馬林丈夫 你去罷。喝一杯酒，道道喜。要不主人家就不快活……並且我們的事情還來得及辦。（馬林的丈夫抱了他一抱，同他一塊兒去了。）

尼其泰 （起來坐着）唉，我一看見他，更覺得憂愁了。同他在一塊兒，纔算是生活。這是我自己作的孽。（又躺下）還有什麼法子呢？唉！

阿奴特加 （看見尼其泰就跑過去）爸爸，爸爸！他們找你呢！已經朝着十字架祝福了。

尼其泰 （自語）還有什麼法子呢？

阿奴特加 你說什麼？

尼其泰 我並不說什麼。你來做什麼事？

阿奴特加 爸爸，你還不去麼？（尼其泰不語，阿奴特加拉他的手）快去祝福罷，他們實在在那裏罵呢。

尼其泰 走開！（捫開其手）

阿奴特加 唔，怎麼？

尼其泰 你給我去（用繩子威嚇他）要不我就打你。

阿奴特加 我去叫母親來（跑去）

尼其泰 唔（起身）我去麼？我怎樣保持着神像呢？我怎能忍看他（女）呢？（又躺下）

地底有洞，我也早就鑽進去了。人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別人（又起）我一定不去

……隨他們去。我決不去（脫鞋，拿着繩子，繫成扣兒，往脖子上就勒）就是這樣子（忽

然看見他母親，趕緊把繩子從腦袋上脫下來，又躺在乾草上）

瑪德鄰 （走近其前）尼其泰，喂；尼其泰，你爲什麼一點不出聲兒？尼其泰，你喝醉了麼？

你進去罷。人全等着你呢。

尼其泰 你們叫我做甚麼？現在我也不算是一個人了。

瑪德鄰 你怎麼了？你快進去祝福，人全等着不耐煩呢。

尼其泰 要我祝福做甚麼？

瑪德鄰 這是一定的，你還不知道麼？

尼其泰 我知道，我知道。爲誰祝福呢？我爲什麼要爲他這樣做？

瑪德鄰 爲什麼要這樣做？你這句話問得真突兀！誰也不知道。貓，狗，神父意爾馬司也都不知道。那是姑娘自己去的。

尼其泰 他怎樣去？

瑪德鄰 一定是因爲懼怕纔去的。他已經要去，你有什麼法子？以前還有法子，到現在讓他怎能抗拒呢？那些媒人也不算辱沒了他們，看了兩次姑娘，就給了他不少的錢。全彌縫好了。

尼其泰 那麼在地窖裏的卻怎樣？

瑪德鄰 （笑起來）在地窖裏白菜，蘑菇和馬鈴薯。爲什麼又記起老事情來了？

尼其泰 我很喜歡記不起來，卻又不能，一想起來，卻又聽見……唉，你們叫我怎麼辦呢？

瑪德鄰 你實在瘋了麼？

尼其泰 （低下頭去）母親，請你不要沈溺我了！我真沒有法子辦。



瑪德鄰 這是很應該的事情。客人都在那裏談話，父親忽走了，不肯來祝福。你這樣害怕，一會他們就要猜疑起來了。應當高步闊足的走去，不要像做賊似的虛心。兒子，不要怕，要不然事情就要弄穿了。

尼其泰 你又把我弄糊塗了。唉！

瑪德鄰 得了，快去罷。祝了福盡了禮節，事情也就完了。

尼其泰 (躺下來) 我不能！

瑪德鄰 (自語) 有什麼法子辦呢？起初到不要緊，不要緊，一下就子就糟了，尼其泰！快起來！你看，阿尼西丟開了賓客，自己跑來了。

阿尼西 (盛裝，喝了酒，臉發紅) 母親怎麼樣？真好，真有體面！賓客也真滿足……他在  
那裏？

瑪德鄰 在這裏呢。躺在草上兀自不走。

尼其泰 (看他妻子) 他也喝醉了。看他這種喪魂失智的樣子，怎能同他在一塊兒呢？

(低下頭去)我有一天總想殺死他呢。

阿尼西 你看，索性躺在草堆上去了。也是喝醉了酒麼？(笑)我也同你一塊兒躺在這裏，到是很好的。我們去罷。屋裏頭真好。又有風琴，許多女人在那裏唱着。全喝醉了，真有趣極了！

尼其泰 有什麼好呢？

阿尼西 真高興的婚禮！人全說這樣的婚禮是少有的。很體面！你快同我一塊兒進去罷！……今天我也喝醉了。(拉他的手)

尼其泰 (厭惡)你一個人先去，我就來。

阿尼西 你愁悶些什麼？所有不幸的事情都消滅了，我們在世上活着只有快樂。萬物都很合理，有趣。我喜歡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我彷彿對於你像另嫁了一個丈夫似的。衆入都很滿意，道謝。賓客中像意溫茅全和警卒先生都是很體面的人。

尼其泰 那麼你就伴着他們坐在那邊，爲什麼又到這裏來呢？

阿尼西 那是我應該來的。主人把客人扔在一邊，自己卻跑掉了，這是什麼原故呢？並且賓客都是很體面的人。

尼其泰 （起來把身上的乾草拍去）你們先去罷，我立刻就來。

瑪德鄰 晚上的杜鵑不和白天的相合，你不聽我的話，自己妻子一說，卻馬上就順從了。

（瑪德鄰和阿尼西行）你還不走麼？

尼其泰 立刻就來，你先走，我跟着就來祝福……（婦女們又止步）你們先走我跟着就到……你們去罷。（他們走了，尼其泰目送他們，凝想半天）

尼其泰 （坐下來脫去靴子）我就去怎麼呢？不，你們再找一找在門環上有沒有我繫上繩扣，穿到門環上，你看這就是繩子。

（凝想）唉，誰能替我分解這憂愁呢？（向院子裏四下一看）大概他們走遠了。（咒

罵阿尼西）『好，好極了！我同你一塊躺着！』唉，這個淫蕩的婦人！等你到門環上卸下的時候，你再來抱我罷。這是一根繩……（拉起繩來）

（密特里喝醉了酒，躺在草堆後面，立起身來，手裏拉繩子死不肯放）

密特里 不給，誰都不給。那是自己拿來的，那是自己拿來捆稻草的！尼其泰，是你麼？（笑起來）唉，原來是你！莫非來取稻草麼？

尼其泰 你把那繩子給我。

密特里 不能，你慢着。你既經派了我，那就由我來取罷……（掙扎起來）我來取罷。（就整理柴堆，剛動彈了幾步，又倒下來了）唉，沒有力量了。

尼其泰 把繩子給我罷。

密特里 我說不給你。唉，尼其泰，你真傻得和豬一樣。（微笑）我愛你！可是你也真傻。你當是已經喝醉了；我卻全知道你！你想着我於你沒有用……你看我！我還是下尉呢！你真傻，連一句『第一營下尉老爺』都不會說。我用自己的信仰和誠實服役王家和祖國。我是誰？你想我是兵，我不是兵，乃是最末後的人，我是畸靈的人。我本來是戒酒的，現在也喝起來！怎麼，你想我怕你麼？什麼！我是誰都不怕的。喝了，就喝了！現在我要

祈禱二星期，往胡桃樹底下種蕃薯。十字架喝完了，帽兒喝完了，兵票也當去了，還是不怕誰。軍營裏屢次罰我，使我不喝。今天用鞭條，明天用板子，說『你下次還敢不敢？』我說『還要喝。』我怕他們做甚麼？我就是這樣的人，上帝生我也是如此。說戒酒不喝——就不喝。現在想喝，也就喝了！誰都不怕他。因為我不愛說閒話，要怎樣就怎樣……我爲什麼要怕他們呢？我就是這樣的人！有一個神父對我說，他說魔鬼是一個誇大的東西。你有時候要說誇大的話，心裏卻有點膽怯。只要你心裏一膽怯，那魔鬼就立刻抓住你，隨他的意思來作踐你。因為我並不怕人，所以我心裏就覺得很輕鬆。魔鬼也拿我沒有法子。

尼其泰（畫十字）可是我卻怎麼辦呢？（棄去繩子）

密特里 什麼？

尼其泰（起身）你不叫我怕人麼？

密特里 那有什麼可怕的。你到澡堂去看看，全是一塊麪粉做出來的東西。不過這一個

人眉毛濃一點，那一個人淡一點兒，也就是這一點兒分別。有什麼可怕的呢？

（瑪德鄰從院裏出來）

瑪德鄰

（喊着）還沒有走麼？

尼其泰

唉！這樣子也好去罷！（向院子那邊走去）

（閉幕）

（第一段完）

## 第二段

變換佈景。就是第一幕所佈的屋子裏頭擠滿了許多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前面坐着阿庫林和他的夫塔。桌上放着神像和麪包。賓客中間有馬林，他的丈夫和警卒。女人都在那裏唱歌。阿尼西卻不住的斟酒。歌聲靜了。

車夫 要走就走，教堂離這裏是很近的。

德羅慈闊 等一等，繼父還要祝福呢。他在那裏？

阿尼西 諸位，他一會兒就來，請再喝一杯酒，不要生氣。

媒人 怎麼這樣長久？等了他多少時候了。

阿尼西 他就來了。剪去頭髮的姑娘不編辮也是如次。諸位，請再喝一點兒。（斟酒）立刻就來。現在請你再唱一會歌好不好？

車夫 因等他已經唱了二次歌了。（女人們又唱，唱到中間尼其泰和阿奇姆同入。）

尼其泰 （握住阿奇姆的手，推他往前面去。）你老人家這裏來，沒有你是不行的。

阿奇姆 我不愛這樣……

尼其泰 （向女人們）請你們暫停一下。（向衆人四面一望）馬林，你在這裏麼？

媒人 快去拿着神祝福罷。

尼其泰 等一等再說。（又望）阿庫林，你在這裏麼？

媒人 一個個叫做甚麼？他在那裏？你看這個人真怪……

阿尼西 喂，得了！

尼其泰 你在這裏麼？你看我！正教的世界，你們全在這裏！我也在這！我就是這樣！（跪下）

阿尼西 尼其泰，你怎麼了？唉，我的命！

媒人 咦！奇怪！

瑪德鄰 我說你是多喝了法酒了，你醒一醒，你怎麼啦？（想拉起尼其泰來，他卻一毫不顧，自己看看自己。）

尼其泰 正教的世界我錯了，也覺得後悔了。

瑪德鄰 （拉他的肩）你發瘋了麼？諸位！他一定是瘋了，快拉他出去。

尼其泰 （拒之）止住！父親，請你看第一件事情！馬林，我對你說。（向他叩頭，重復起來）  
我現在在你面前認錯，我約你嫁給我，把你沾辱了，卻是騙你，把你棄去，看着基督，請你饒恕了我罷。（又叩起頭來）

阿尼西 你瘋了麼？你不應當對人這樣，誰都沒有問你，你快起來，不要這樣無禮。

瑪德鄰 唉，你又這樣了，這還有什麼法子呢？不要費話，快起來（拉他）

尼其泰 （搖頭）不要鬧！馬林，請你饒恕我，我在你面前犯下的罪，請你恕了我罷。（馬



林用兩手掩着面，也不說話。

阿尼西 真無禮，快起！想起什麼就胡說，不怕害臊麼？我的命這簡直是發瘋了。

尼其泰 （推開他妻子，轉向阿庫林）阿庫林，現在我對你說，請你聽着。我是一個不道

德的人。阿庫林，在你面前認錯，你的父親並不是好死的，卻是毒藥毒死的。

阿尼西 （叫起來）我的命！他怎麼啦！

瑪德鄰 這個人瘋了！你們快把他拉出去。（衆人向前想抓他）

阿奇姆 （向他們揮手）等一等！諸位，等一等！

尼其泰 阿庫林，毒藥是我進的，請你饒恕了我罷。

阿庫林 （跳起來）竟是這樣！我知道是誰？

媒人 你怎樣請坐罷。

阿奇姆 唉，上帝！罪孽，罪孽！

警卒 拿着他！送到村長那裏去。應當先做一個供詞。你快起來到這兒來。

阿奇姆 (向警卒) 請你等一會兒。他還要說呢。

警卒 (向阿奇姆) 老頭兒，你不必管這事。這是我職分上應當盡的責任。

阿奇姆 請你等一等。做供詞是一定要做的。現在卻是上帝的事情……人還在那裏懺悔，你卻要……

警卒 送到村長那裏去！

阿奇姆 先讓上帝的事情做完了再辦你的事。

尼其泰 阿庫林，還有一件事情，在你面前犯下絕大的罪：我竟把你沾污了。請你饒恕我罷！(對他叩頭)

阿庫林 (從桌子那邊走過來) 你們放了我罷！我不出嫁了。他叫我去，現在我也不願意了。

警卒 再把你所說的重復一遍。

尼其泰 警卒先生，等一等，一會兒全說出來。

阿奇姆（喜悅）兒子，全說出來——你心裏就覺得輕鬆。向上帝懺悔，卻不要懼怕別人。上帝，上帝！他是……

尼其泰 我毒死了他父親，又害了他女兒。我的權力在他的上面，害了他，又害了他的孩

阿庫林 這是實在的。

尼其泰 在地窖裏用板子弄死了他的孩子，坐着那小孩上面……連骨頭都露出來了。  
（大哭）我又把他埋在地裏。那會是我一個人所做的！

阿庫林 別胡說！那是我讓他……

尼其泰 你也不用護我！我現在誰都不怕他。請你饒恕了我罷！（又叩起頭來）

（全場上靜悄悄的一個人都不說話）

警卒 快綁起來，你家的婚事大概也要折散了。（衆人帶着帶子上前。）

尼其泰 請再等一等罷……（向他父親叩頭）親愛的父親！請你饒恕這樣一個不道

德的人當我起初荒蕩的時候，你對我說：『爪陷在泥裏，無論那一隻鳥也免不了墮落。』我當時不聽你的話，到現在果然這樣了，請你饒恕我罷。

阿奇姆（喜悅）親愛的兒子，上帝也要饒恕你（抱着他）你自己不憐惜他——上帝——要憐惜你，上帝，上帝！上帝是……

村長（入）這裏幫助不少呢。

警卒 立刻審問他去（抓住尼其泰）

阿庫林（走過來站在一起）我說實話，你們也審問我罷。

尼其泰（已被縛）也不必審問了，全是我一個做的事，我的主意，我的事情，隨便你們把我送到那裏去罷，別的也不用多說了！

（閉幕）